

海上漱石生
定紅樓夢抉隱卷二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

寶釵住賈家已久。與寶玉聚晤必頻。而此回始敘及之。非筆有不閒也。特與叙黛玉主筆相歧耳。

罕言寡語。人謂裝愚。安分隨時。自云守拙。此從寶玉眼中看出寶釵內蘊也。文妙真入。可謂正法眼藏。

寶釵見寶玉挂着通靈玉。取下觀看。看畢。復翻轉正面。將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個字。連念兩遍。又回頭笑嗔鶯兒不去倒茶。分明欲鶯兒說出金鎖來。以便給寶玉賞鑑鎖上八字。與玉上八字是一對兒。然八字雖對。而玉之背

紅樓夢抉隱 卷三



3 2285 6941 8

116
I207411
8
02

面尚有一除邪崇。二療冤疾。三知禍福十二字。金鎖無之。便是無用之物。無用之物。何能匹通靈之玉。足見鎖字捏造無疑。鶯兒說係癩和尚所送。扶同飾說也。否則鶯兒亦爲寶釵所愚。總之寶釵金鎖。可以愚鶯兒。愚賈母。愚王夫人。及衆人。終不可以愚正法眼藏之文妙真人。及目光如電之讀書才子。通靈奇玉。釵應早看。何以今始索看。蓋前此金鎖未曾造來。其式樣。則薛婆口述。薛婆早見。故今番不復看。

寶玉將鎖上玉上八字。各念兩遍。笑道。姐姐這八個字。倒與我的是一對兒。不應對而對。故曰倒。卽此聲口。已知其不願爲對。

寶釵金鎖給寶玉看。原欲打動寶玉之心。豈知寶玉冥然罔覺。既不問八字來歷。及聞鶯兒說字是癩和尚所送。又不問和尚情形。相需殷而相遇疎。寶丫頭未免掃興。然有此金鎖。雖打不動寶玉之心。而賈母王夫人之心。未必

不可盡惑。留得五湖明月在。不愁無處下金鉤。

寶玉聞得寶釵身上一陣香風。因問所薰何香。寶釵答以早起吃了冷香丸。冷香丸雖香。而此時寶玉從東府看戲而來。已在下晝。早起所服。未必香猶不散。必是聞寶玉來。在外間與薛姨媽寒暄時所服。早起二字。分明欺詐。雖然服冷香丸而香。何如靜日生香之香耶。香也鎖也。均不足以動其心。

寶釵服冷香丸。原欲寶玉聞之。究問來歷。於是將所編癩和尚之方。滔滔汨汨。逐一告知。俾寶玉驚爲神奇。則金玉之說。更易取信。豈知寶玉但向討噍。並不究問。寶丫頭更是敗興。

寶玉正與寶釵說話。適林黛玉走來。笑道。噯。我來的不巧了。語殊犯口。及寶釵問道。這話怎麼說。乃更答道。早知他來。我就不來了。分疏之下。尤覺咄咄逼人。寶釵道。我不解這意。竊意黛玉此時。頗難迴護。乃笑道。要來時。一齊

來。要不來。一個也不來。今兒他來。明兒我來。如此間錯開了來。豈不是天天有人來。也不至太冷落。也不至太熱鬧。姐姐如何不解這意。於是寶釵無可挑剔。靈敏無匹。舌有蓮花。

寶玉要吃冷酒。薛姨媽道。吃冷酒。寫字手顫。寶釵道。酒性最熱。熱吃發散的快。若冷吃。凝結在內。五臟去煖他。豈不受害。寶玉便命燙了來飲。可巧雪雁送手鑪來。黛玉因含笑問道。誰叫你送來的。難爲他費心。那裏就冷死了。我此譏寶釵過於見愛也。雪雁道。紫鵲姐姐怕姑娘冷。叫我送來的。黛玉笑道。也虧你倒聽他的話。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。怎麼他說了。你就依。比聖旨還快。此譏寶玉奉令承教也。靈敏無匹。舌有蓮花。

寶玉與黛玉寶釵。正飲得心甜意洽之時。李嫵嫵又來攔阻。且說寶玉性子可惡。吃了酒更弄性。被黛玉激了數言。李嫵嫵聽了。又是急。又是笑。說道。真

真道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。比刀子還利害。寶釵也忍不住笑着。把黛玉腮上一擰。說道。真真這顰丫頭的一張嘴。叫人恨又不是。喜歡又不是。寶釵此言。非謂此時激李嫵嫵之言可恨可喜。仍是指前手鱸之說也。迴風一舞。百媚俱生。

薛姨媽叫寶玉只管放心吃便醉了。跟着我睡罷。寶玉於是又鼓起興來。天下事。有欲爲而不敢爲者。有人助之。則放膽爲之矣。

寶玉回至臥房。只見筆墨在案。晴雯先接出來。笑道。好好。叫我研了墨。早起高興。祇寫了三個字。丟下筆就走了。哄我等了這一天。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。纔罷。此種隨筆生趣之文。傳中不少。最是醒脾。

絳芸軒三字。隱與絳珠草關合。

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斥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

寶玉要去上學。襲人坐在牀沿上發悶。寶玉以爲撇下冷淡所致。而抑知不然。蓋恐與秦鍾情好耳。故叮囑道。念書的時節想着書。不念的時節想着家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。碰見老爺不是頑的情見乎詞矣。

寶玉往日上學。意懶步遲。今則趨之若鶩。以有秦鍾在也。況秦鍾人品。寶玉鍾情。襲人已習聞之。焉得不含酸意。

寶玉去見賈政。回說上學裏去。賈政冷笑道。再提上學。連我也羞死。倒是頑你的去。是正經仔細站。髒了我這地。靠髒了我這門。此時寶玉鵠立神悚。走不是。不走不是。正在心神無主。忽插入清客相公來。稱譽之。解勸之。攜手而引出之。於是寶玉得以順溜而出。此清客之有適於用者也。

賈政問李貴道。你們成日家。跟他上學。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。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。學了些精緻的淘氣。等我閒一閒。先揭了你的皮。子不讀

書而遷怒於其僕。奇。且家塾子弟大半雞飛兔走。薛蟠動龍陽之興。亦借上學爲名。濶入其中結契友。其視家塾爲何如地矣。賈政獨不聞乎。寶玉業師以事去。便應請人代館。乃將附讀於家塾。是明明送入流言混語之場。精緻淘氣之地。其於擇隣之道且悖焉。徒鯁鯁然責其子。責其僕。不亦僨乎。

李貴跪下磕頭。連連答應。是又回說。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。什麼呦呦鹿鳴。荷葉浮萍。了小的不敢撒謊。說得滿座鬨堂。賈政也掌不住笑了。一語盡類。龍經之爲用大矣哉。

秦寶二人見了香憐玉愛。頗有繾綣羨愛之情。因係薛蟠相知。未敢輕舉妄動。香玉二人也一般留情於秦寶。每日入學。四處各坐。八目勾留。恍如男女相悅。然秦寶於香玉愛其色。香玉於秦寶則愛其財也。

代儒有事回家。何不放學半日。乃命長孫買瑞管理。可謂昏憤糊塗。

秦鍾與香憐至後院說話。金榮尾在背後咳嗽。香憐羞憤相激。問道：你咳嗽什麼。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。金榮道：許你們說話。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。接矢還射。妙語解頤。又恰是兒童聲吻。

金榮又道：你們這樣鬼鬼祟祟幹什麼故事。我可也拿住了。先讓我抽個頭兒。不然大家就翻起來。同爲薛蟠弄童。乃欲拔香憐頭簪而爲脅制。可謂忘其故步矣。不知當日與薛蟠鬼鬼祟祟幹故事時。亦曾被人脅制抽頭兒否。金榮原是薛蟠好友。因有了香玉。便將金榮捐棄了。原來捉香憐之錯。還是行舊日之妒。有嫠婦所歡。轉而嫠女。婦銜之日。捕伺獲之。鳴於衆。女曰：爾不嘗爾乎。婦曰：我如今不了。如今不了。便自以爲可摘他人之過。奇談。金榮忌其故事。暴香憐故事。殆亦如嫠婦之見歟。可哂。

秦香二人向賈瑞告說。金榮無故欺侮。誰知賈瑞因薛蟠近來又有了新朋友。

友把香玉也丟開了。無了提攜幫襯之人。不怨薛蟠得新厭故。祇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面前提攜他。因此醋妒香玉。反說香憐多事。着實搶白了幾句。如此齷齪兒。何異青樓龜鶻。直宜令吃米田共。

金榮祇顧得志亂說。却不防還有別人。早又觸怒了一人。此等筆法。三國水滸多有之。不謂紅樓亦有之。

觸怒之人爲誰。原來是賈薔。亦係甯府正派玄孫。父母早亡。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。長成十六歲。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。最相親厚。常共起居。甯府人多口雜。那些不得志的奴僕。湍能造言誹謗主人。因此又有詬辭謔詠之辭。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。自己也要避些嫌疑。便分與房舍。命賈薔搬出甯府。自立門戶過活。這賈薔外貌既美。內性又聰敏。雖然虛名來上學。仍是鬪雞走狗。賞花問柳爲事。上有賈珍溺愛。下有賈蓉匡扶。族

中人誰敢觸逆於他。其序賈藩如此。此秦氏之小叔也。文中暗藏春色不少。如常共起居。要避嫌疑。及湯愛匡扶等語。謂珍蓉皆與狎也。奴僕等因此又有詬誶謠諑。則不獨謂珍蓉。並連及秦氏矣。故曰。又緣賈藩相貌既美。性復聰敏。賈蓉又常共起居。伏處肘腋之間。蝶褻牀帷之地。彼擅風情。秉月貌之秦氏。其能舍乎。余嘗謂男子貌美。男人愛之。女人亦愛之。故好女色。損在一己。好男色。害及妻孥。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。其妻顯。卽與子都亂。梁冀愛幸監奴秦宮。其妻壽。卽與宮私。天下如霍光梁冀者。正復不少。雖然。賈璉不狎賈藩。而鳳姐亦與藩有染。是則不可一律論也。

賈藩既與賈蓉最好。今見人欺侮秦鍾。如何肯依。不但賈蓉分上不肯依。秦氏分上尤不肯依。

賈藩原要挺身出來抱不平。因思金榮賈瑞一千人都是薛蟠相知。自家又

與薛蟠相好。恐金榮等告訴薛蟠。豈不有傷和氣。不如用計制服。因出外調撥茗煙入鬧。真是性兒聰明。惟既有賈珍溺愛。賈蓉匡扶。又有鳳姐照顧。而猶與薛蟠相好。未免太下作些。

茗煙聽了賈薈調撥之言。一頭進來。也不叫金相公。祇叫姓金的。是什麼東西。開口便有聲勢。但不曾奈何得金榮。反被金榮打了一毛竹大板。可笑。賈薈見茗煙進來。遂推有事。向賈瑞告假而去。唆人鬧事之人。都是拔足先走之人。

金榮見茗煙揪住他大罵。便奪手去抓打寶玉。秦鍾剛轉身出來。聽得腦背後颺的一聲。早見一方硯瓦飛來。落在賈藍賈菌座上。寫得有聲有勢。亦是三國水滸筆法。

金榮朋友飛硯打秦鍾。却落在賈藍賈菌座上。打碎磁壺硯池。濺了一書黑。

水。賈菌欲飛硯還擲。因賈藍接住相勸。遂將書篋搥去。却搥至寶玉桌上。落下書本紙筆。撒滿一桌。並將寶玉茶碗砸碎。擲去擲來。均擲不着。小兒廝打情景逼真。

賈菌跳出來。欲揪打飛硯之人。金榮便抓了一根毛竹大板。舞動起來。茗煙早吃了一下。墨雨聽得茗煙在內亂嚷。手撥門門。掃紅鋤藥。各拿馬鞭。蜂擁而上。急得賈瑞東西攔勸。攔勸不住。肆行大鬧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。也有胆小藏過的。也有立在桌上。拍着手亂笑。喝着聲兒叫打的。寫得叢脞紛紜。又恰是頑童相鬪。遊戲之筆。都是緊練之文。

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

金榮爲賈瑞李貴逼勒。給秦鍾磕頭賠禮完事。無故開邊挑釁。卒爲城下之盟。此謂自取其辱。

金榮回到家中。越想越氣。咕咕唧唧罵秦鍾。怨寶玉。其母生怕鬧斷了學堂這條門路。又念學堂中認識薛蟠。一年也幫襯七八十兩銀子。勸他含忍。金榮亦卽忍氣吞聲而睡。豈知其姑母賈璜之妻金氏回來。聽說此事。憤憤不平。一鼓作氣。奔向東府中。來見尤氏。滿欲一洩胸中之忿。不圖此口未開。彼言先發。如登門告貸者。未嘗啓齒。先聞主人愁窮嘆苦之聲。祇索默默而返。司馬相如所謂茫然喪所懷來。失厥所進。令人失笑。

尤氏向金氏道。我那媳婦這病。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。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他的兄弟。又是惱。又是氣。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。惱的是那狐朋狗友。搬是弄非。調三惑四。數語可謂對和尙罵禿驢。

尤氏與金氏一席話。與三國演義中周瑜喝破蔣幹來說降。孔明先勸兄瑾去降蜀之言。同一奇妙。不過有意無意爲不同耳。

尤氏向賈珍道。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。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。人怎麼說。他也添上幾句文話兒說一遍。數語寫盡時醫。

賈敬壽辰。賈珍去請來家受禮。賈敬道。我是清靜慣了的。不願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。確是見道之言。住道院服丹砂。畢竟不錯。然知是非場而不能整飭。則亦苟免於是非場而已矣。

張友士論秦可卿病源曰。大奶奶是心性高強。聰明不過的人。但聰明太過。則不如意事常有。不如意事常有。則未免思慮太過。致有此病。數語洞見事理。大凡有姿色婦女。聰明不可太過。聰明太過。則心竅玲瓏。天機活潑。偶有所觸。春情卽鼓盪而生。遇有可觀。秋波卽連環而去。方寸旣殷乎愛慕。必思眞箇銷魂。其間復濟以聰明。何患不成苟合。初猶靦覷。雖繾綣而不敢頻。旣習慣常。遂放誕而無所忌。廊雖響屨。未足防閑。門縱飾蠹。何能閉錮。蓮花藕。

院亦能采之以歸。雁犬吠人。可使帖然而伏。甚至姑爲將順。藉悅尊長之心。抑且多所取裁。用暢淋漓之興。豈知快心之處。卽伏不快心之機。不如意之來。更多於如意之事。遲耶花底。繡襦每怯春寒。待月樓頭。紅袖偏來舊雨。更有明珠可愛。半面不圓。或則春風多情。一度卽止。終日綢繆牖戶。每覺好事多磨。一旦漏洩春光。則更人言可畏。幽貞之德。乃秘不宣。曖昧之私。偏騰其說。握來團扇。莫遮粉靨之羞。放下屠刀。難割芳心之愛。由是憂思鬱結。愧恨交縈。心血耗衰。夢魂顛倒。旣七情之交瘁。遂二豎之爲災。如秦可卿者。不大可哀也哉。而况害猶不止。此皆聰明太過。悞之也。吾願普天下香閨豔質。紅粉嬌娃。慎毋悞用聰明。而爲秦可卿之續也。則錦天繡地之中。庶長留月貌花容之美。豈不妙哉。

張友士切脈而知心性。其醫道直有足恃。第賈珍着人往請時。自謂拜客終

日勞乏不支。越日始至。未免鋪張有事。謂之張有事亦通。

第十一回 慶壽辰宵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

賈敬生辰家宴。邢王夫人都往園內看戲。獨鳳姐與寶玉先往秦氏房中看。病叙談良久。鬧中取靜。紅樓慣有此章法。

秦氏和鳳姐說公公婆婆當自家女兒看待。你姪兒雖年輕。却是他敬我。我敬他。從沒紅過臉。就是一家子長輩同輩之中。除了嬖子不用說。別人也從無不疼我。從無不同我好的。此秦氏之善於待人也。吾嘗謂女子適人。必求翁姑丈夫妯娌小姑皆賢。何可得耶。不知反求諸己。一己賢。與物無忤。則雖有不賢者。亦與我式好無尤矣。秦氏殆操此術歟。惜犯淫字。有乖婦道。縱有令德。未足蓋愆。非然者。溫溫藹藹。姐睦一堂。豈非佳兒婦哉。

秦氏溫溫藹藹。和睦一堂。獨不能免焦大之罵。此賈蓉累之也。焦大欲醜賈

蓉遂忍於秦氏矣。

秦氏所云他敬我。我敬他。此指平日而言。焦大醉罵之後。蓉之待秦。未必然矣。

秦氏又道。如今得了這箇病。把我那要強的心。一分也沒有。了。公婆面前。未得孝順一天兒。就是嬌娘這樣疼我。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。如今也不能覈了。我自想着。未必熬得過年去。似此宛轉哀鳴。聞者莫不酸鼻。何況深情寶玉。能無心傷淚落哉。乃作者必謂其正啾着那幅海棠春睡圖。並那秦太虛寫的對聯。想起夢到太虛幻境之事。聽得秦氏此言。如萬箭攢心。不覺流下淚來。所以證太虛幻境之可卿。卽病在牀褥之可卿也。窺得此妙。可讀紅樓鳳姐見寶玉傷心落淚。恐招得病人心中難過。要賈蓉同寶玉先進園去。而後又解勸一番。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。撇開賈蓉寶玉。一爲和秦氏說衷

腸話之地。一爲賈瑞撞見調戲之地。

鳳姐向秦氏解勸。及所說衷腸話。無非謂焦大酒醉胡言。人必不信。賈蓉一時抱怨。久卽相忘。不足介意等語。故低低而說。不使人聞知也。

鳳姐臨去。又勸慰道。你這病。合該要好了。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。再也是不怕的了。秦氏道。任憑他是神仙。治了病。治不了命。此時秦氏已拚一死矣。卽使病愈。亦必捐生。

鳳姐辭秦氏往園。兩府僕婦。圍隨不少。賈瑞遇見。輒自稱與嫂子有緣。並不住擎眼觀看。似此不避耳目。輕相唐突。無論齷齪賈瑞。卽具芙蓉之貌。薔薇之香。亦將轉變爲嗔矣。

鳳姐心狠手辣。兩府之人皆畏之。何物賈瑞。敢向虎口撩鬚耶。蓋以其平日有可乘而乘之也。然懷春之女。吉士誘之。非吉士而賈焉以投。未嘗不犯其

忌擾其怒。賈瑞不自慙形穢，妄欲與蓉薔諸郎同附鳳，何不自量乃爾。

賈瑞調鳳姐，與後文薛蟠調湘蓮同一孟浪，一喪命一辱身，宜哉。

某疆吏有和嶠癖，聲名藉甚，然表著於外者，固猶在廉泉讓水間也。明府某欲謀缺，不揣冒昧，獻二千金，又不知以其私進，疆吏怒，磨諸門外，暴之衆官。越日探之，彈章發矣。此明府可與薛蟠賈瑞鼎足而三。

鳳姐既到樓上，邢王夫人要他點戲，點了一齣還魂，一齣彈詞。還魂是杜麗娘因情而死，彈詞是楊玉環因淫而死，皆爲秦氏死兆。眼前時事，引用不泛，至不演離魂而演還魂，不演埋玉而演彈詞，則含蓄之筆也。

賈瑞屢至鳳姐處探候，均值鳳姐不在家。平兒因問鳳姐，瑞大爺是爲什麼事，只管來。鳳姐便將前事說知。平兒道：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罕譬固切當。然鳳姐有言：蒼蠅不抱沒縫兒的蛋，平兒姐姐亦知之否。

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

男女苟且之事。大半成於婦女。觀鳳姐於賈瑞可例已。淫心雖肇自賈瑞。實由鳳姐平日聲名有以召之也。而姑無論已。即使橫來干犯。而以正言斥之。冷面拒之。亦可寒其邪心。乃既譽其爲人。復許以後會。開門揖盜。盜焉不入乎。卽坐談問答之際。賈瑞游詞。亦鳳姐言餽而出。如賈瑞問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。乃答以不知何故。於是引出賈瑞諧語道。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。捨不得回來。而鳳姐復答道。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。也是有的。不但說賈璉。分明說賈瑞。宜賈瑞分辯道。嫂子這話錯了。我就不是這樣人。大有推倒主人獨踞胡牀之意。而鳳姐復謬贊道。像你這樣人。能有幾個。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。於是賈瑞喜得抓耳撓腮。自以爲文章入彀矣。不但薦同毛遂。願每日來伴寂寥。而且近覲荷囊。冀頃刻便成歡會。豈非鳳姐隱語勾銷。

至是乎。在鳳姐原屬玩弄。並非真意勾挑。然使易儉楚而爲可人。幾何不與蓉薈同賡鳳翻哉。吾故曰。男女之事。大半成於婦女也。

鳳姐挑賈瑞之言。步步引人入勝。雖是假意。自是老作手。

賈瑞道。素日聞得人說。嫂子是個利害人。在你跟前錯不得一點兒。所以唬住了。足見鳳姐凜乎難犯。若非自壞藩籬。大安得入哉。

賈瑞既知鳳姐利害。錯不得一點。何以又敢輕薄耶。其因聞得蓉薈風聲。無疑。

鳳姐道。果然你是個明白人。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。我看他們那樣清秀。祇當他們心裏明白。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。一點不知人心。賈蓉兄弟。賈蓉賈薈也。鳳姐何以必自表明。蓋隱度賈瑞此來。必是聽得蓉薈風聲。乘此要挾。故亦自認不諱。而又斥爲糊塗蟲以撇清。下文卽命蓉薈去害賈瑞。真是

玩弄賈瑞如兒戲。

鳳姐雖約賈瑞晚上來穿堂相會。而當耳目衆多之地。竟敢攬身入來。可謂色膽大如天。

賈瑞入了穿堂。果見黑漆無人。往賈母那邊去的門。已倒鎖。等了半日。忽聽東邊的門也關了。撼了撼。關得鐵桶一般。此時要出去也不能了。南北俱是大牆。要跳也無攀援。這穿堂內。又是過門風。空落落的。現是臘月天氣。朔風凜冽。侵肌裂骨。一夜幾乎不曾凍死。令人失笑。家叻思長生殿詞云。風流惹下風流苦。不是風流總不知。如此凜冽之風。夜立當風之地。真是風流苦景。非性愛風流。焉知此苦。長生殿詞。恰似爲賈瑞寫照。

賈瑞既凍了一夜。次早回家。又被賈代儒打了三四十板。餓着肚子。跪在風地裏讀文章。其苦萬狀。遭此挫折。自應滌慮洗心。雖月窟天台。亦誓不復往。

乃淫心不死。又投入網羅。真是該死蠢才。想食指動而思異味。嘗矣。

賈瑞復進榮府。躲在夾道屋內。等至半夜。祇見黑魃魃來了一個人。意定是鳳姐。便抱上炕。親嘴雲雨。忽見賈薈照亮進來。見所抱的是賈蓉。羞愧無地。較吹凜冽朔風。尤爲難受。然賈蓉固姣好如女子者也。雖射鹿不中。而無意獲。得親肌澤。亦足快慰慾心。惟台階底下物。有難嚙耳。

賈蓉賈薈。既訛了賈瑞。寫了借欠銀契。復誘令蹲躲台階底下。上面傾下淨桶。澆了一身一頭屎尿。未做吃天鵝肉之蝦蟆。倒做了食糞穢之蟪蛄。如此捉弄。可謂虐矣。語曰。多情是佛心。賈瑞於鳳姐多情如此。可謂之佛。今從頂上澆下糞來。卽謂之佛頭着糞可也。

賈蓉面目清秀。身材天矯。賈薈比賈蓉還要俊俏風流。似此表表人材。方許顛鸞倒鳳。蕞爾賈瑞。能望其肩背耶。乃不自審。一來再來。想未計及自家面

目耳。鳳姐以糞穢汚之。今而後當知自慙形穢矣。

賈瑞兩番挫折。又被祖父逼緊用功。蓉蓍又不時索欠。憂悔怨恨。焉得不病。而猶思念鳳姐不置。以手出精。則不死何待。

風月寶鑑。雖製自太虛幻境。警幻仙姑。而其作用。不過使人勿向風月。故正照則殆。背之則生。且僅於賈瑞死時一現。寶玉重遊太虛幻境時一現。雖能療治邪淫之症。消除鬼蜮之形。而於紅樓大旨。無甚關涉。東魯孔梅溪以四字名書。無非借警世人。不知無當本書意義。悼紅軒易去之甚是。

或曰。悼紅軒易風月寶鑑爲金陵十二釵。後人又易爲紅樓夢。而於寶玉黛玉之事。亦未盡確切。予曰。金陵釵冊。首黛玉。紅樓夢曲。首寶玉。首寶玉。意仍側重黛玉。以此名書。不亦可乎。

從骷髏涉想。心畏而神肅。精於是乎藏。病於是乎可愈。從美人涉想。心邪而

神蕩，精於是乎遺，病於是乎不起。其理然也。風月寶鑑，卽寓此意。豈真有鳳姐在鏡內招手耶？惜賈瑞蠢才，不能解悟。死到臨頭，尙欲拏鏡以去，不亦冤哉。

鳳姐若知賈瑞鏡中事，當高吟西廂兩句云：「我會做影裏情郎，我會做畫中愛寵。」

鳳姐雖能計殺賈瑞，究竟被他在鏡內輕薄，在賈瑞還算值得。在鳳姐到底不值。

賈瑞臨死叫道：「讓我拏了鏡子再走。癡人好色，死不變心。然天下固有臨死猶欲攫財物以去者，則好色之賈瑞，又不足嗤矣。」

林黛玉若不歸省一次，未免缺典。故乘宵府有事，無暇叙寶黛時，特寫黛玉回揚州省親，並送林如海之終，以完人子之事。

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

月滿則虧。水滿則溢。登高必跌重。皆至理名言。多少讀書明理人。尙見不到此。不圖鳳姐於夢中得聞秦氏言之。

秦氏示夢鳳姐。囑將祖塋附近。多置田房。並將家塾亦設於此。便是有罪。他物入官。這祭祀產業。連官也不入的。敗落下來。子孫亦有退步。祭祀又可永繼。未雨綢繆。言之鑿鑿。鳳姐夢中深以爲然。何以後來絕不措意。

就是有罪。他物入官。後文錦衣查抄。早於此處一露。

鳳姐正夢與可卿說話。只聽二門上傳出雲板。連叩四下。正是喪音。將鳳姐驚醒。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。不獨鳳姐嚇出一身冷汗。讀者於此亦覺打一寒噤。真好筆墨。

寶玉因林黛玉回去。剩得自己落單。也不和人頑耍。每到晚間。便索然睡了。

此心可以對黛玉。從夢中聽說秦氏死了，連忙翻身爬起來，只覺心中似戮了一刀，不覺哇的一聲，直奔出一口血來。此心可以對秦氏。秦氏死，祇由鳳姐一邊聽得，不從東府叙來，以其死於自經，略而不書也。然則後文鴛鴦何以書鴛鴦以賈母死後，恐受制於邢夫人，其自經也。心地光明，故書秦氏無可死之事，其自經也。大率與賈珍曖昧之事耳。曖昧之事，例不書，故并自經亦略之也。

何以知爲賈珍曖昧事乎？賈珍辦理喪事，儘其所有，恣意奢華，僭用檣木棺，捐封龍禁尉，既以一百零八僧衆，於大廳拜大悲懺四十九日，又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，用全真道士九十九名，打四十九日解冤洗孽醮，而後停靈於會芳園，又請高僧高道各五十名，對壇接七作好事，五七正日，又加十二衆青年尼僧，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，又先於死後三日，開喪送訃，以致王公侯

伯均來探喪祭奠。送殯路祭。又於出殯先日。演小戲兩班。並耍百戲。司事家人。用至一百二十餘名。執事儀仗。排去四五六里。似此踵事增華。豈是爲子婦發喪之道。而且自秦氏死。卽哭得淚人一般。復以過於悲痛。竟至用杖。其溢情過分如此。而蓉小子則淡焉漠焉。絕無伉儷之情。視若途人之喪。豈真有蒙莊曠達乎。蓋隱有惡於其妻耳。夫以秦氏爲人而論。尊長疼愛。舉室歡然。婢女中且有爲之死者。豈有惡於其夫乎。惡於其夫。則阿翁累之也。悅於翁。自見惡於其夫。而况情事不密。醜聲外揚。石獅有乾淨之謠。焦大有爬灰之詈。人言藉藉。使夫不堪。怨怒交加。譏詈時至。不恤其病。轉利其死。皆所不免。心性高強之人。能當此乎。憤激投繯。其理可索而得也。若因他事自盡。則心地光明。亦何不可如書鴛鴦者。縱筆書之哉。

或曰。賈薈亦與秦氏有染。焦大會並罵之。何以知秦氏之死於賈珍而不死

於賈蓋耶。予曰。賈蓋與秦氏有染。由賈蓉悅其色。常共起居。波及於秦氏耳。故賈蓉不怨也。賈蓉既不怨。秦氏自不爲之死矣。

問嘗論之。秦氏秀外慧中。上和下睦。若守婦道。自是可兒。無如濫情而淫。不審所處。牆茨莫掃。貽中冓之羞。戚施是從。冒新臺之醜。蓋由嬈娜纖巧。既類冶容。而又溫柔和平。不爲峻拒。遂使一時豔質。墮爲千古罪人。不亦重可惜乎。雖然。縱慾瀆倫。固爲閨闈之辱。而因而投繯殞命。尙有羞惡之良核。其情罪似可輕於乃翁。故曰秦可卿。

檣。船桅也。爲船桅之木。其質必堅。以之作棺。自可歷久而不朽。然檣木雖堅。而其爲木。自有本名。豈得卽以檣名乎。而况斲之爲棺。其價貴於船桅。尤不得專以檣稱。然則殮秦氏以檣木於義。何取乎。蓋檣與蓋同。以比賈蓋也。今人殮所愛。必投以生時所喜之物。真物不可用。則象形而爲之。賈珍深知秦

氏所喜者賈。蓄故以檣木爲棺。聊慰幽魂於地下耳。可謂愛之至矣。

尤二姐三姐。此時已至甯府。而無紀述。想纔丫角垂髻耳。

瑞珠行事無表見。秦氏死。竟以身殉。亦忠臣孝子之屬也。

瑞珠既以身殉。寶珠願爲持喪。可稱秦氏掌上明珠。

寶珠願持喪。雖不比瑞珠以身殉。然既持喪。則如在室之女。必越三年而適人。在青衣中亦屬難能而可貴。作者於開首特寫瑞寶雙珠。所以反照一百

二十回中之舊名珍珠者。

瑞珠寶珠。殉主報主。固秦氏恩情有以致之。然秦氏恩情。究係主僕恩情。豈若寶玉與襲人。更有肌膚恩義耶。乃襲人與寶玉亡後。既不能如瑞珠之身殉。復不能如寶珠之姑待。亟亟然別抱琵琶。全無情義。以此名珠。不亦玷乎。奪其名。惡之也。

史湘雲出面殊草率。作者不重其爲人。

賈珍因尤氏犯了舊病。不能料理事務。正在憂慮。寶玉因薦鳳姐協理。知人善任。寶玉何嘗糊塗。

尤氏卽無恙。亦不能如鳳姐勝任而愉快。

賈珍請鳳姐協理喪事。鳳姐欣然允諾。蓋牟尼不宵朗。則猶夫殫礫。能人喜任事。大抵然耳。

王夫人情問鳳姐道。你可能麼。鳳姐道。算外面大事。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。不過裏面照管照管。便是我有不知的。問太太就知道了。鳳姐真善於辭令。官場熟讀此書。其應對必無乖迕。

賈珍命取對牌。送與鳳姐。鳳姐不敢就接。祇看着王夫人。王夫人叫接。然後接。此亦官場不敢擅便體制也。

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

宵府都總管來陞。聞知裏面請了鳳姐辦事。因傳齊同事人等。互相誠勉。不要丟了幾輩子老臉。可知家庭之中。御下雖不可刻。亦不宜過寬。

鳳姐至宵府點卯。迎送親客上一人來遲。發打二十。革去一月銀米。於是威重令行。事無不舉。至兩府對牌。拔來報往。稽核會計。靡不精當。秦氏謂是脂粉隊裏英雄。良非虛譽。而或謂其能也。是其辣也。是則然矣。然今之脂粉。辣則居然如鳳姐。能則百不及一焉。則謂鳳姐之辣可及。其能不可及也。可矣。昭兒回來。知林如海已捐館舍。鳳姐向寶玉笑道。你林妹妹可在偕們家住長了。寶玉道。了不得。想來這幾日。他不知哭得怎樣呢。說着蹙眉長歎。黛玉既締婚姻。自是長住。鳳姐之說。蛇足也。故寶玉祇爲黛玉歎。不爲長住喜。鳳姐檢點大毛衣服。交昭兒帶與賈璉。又囑道。別勾引他認得渾帳女人。回

來打折你的腿。諺云。丈夫丈夫。管妻祇得一丈。今鳳姐欲管夫於數千里外。不亦奇哉。

可卿治喪。既極奢華。送殯者復有各爵府王孫公子。不可枚數。堂客女眷。大小轎車。輿多至百十餘乘。設彩棚路祭者。又有東平南安西宵北靜各郡王。北靜王世榮。且親臨彩棚。遣官上祭。可謂盛極一時。可卿託夢鳳姐云。不日有非常喜事。真有烈火烹油。鮮花着錦之盛。謂元妃歸省也。豈知自家喪事。亦遂如火如荼。

各郡王。獨詳叙北靜。以與賈家獨關切也。

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

北靜王世榮。見了寶玉。笑道。名不虛傳。果然如寶似玉。不著一字。盡得風流。與西廂記小名兒。不枉喚作鶯鶯。同一贊法。

世榮取玉看。爲後文照樣雕琢一玉送寶玉伏筆。然匆匆一視便能使匠仿造。何況金鎖尤可以意爲之耶。此皆着眼之筆也。

殯既出城。送殯者各上車馬。鳳姐忙命小廝喚寶玉來。同坐一車。說笑前進。叔嫂同車。不以其幼也。與秦氏意同。

鳳姐欲往人家略歇再走。寶玉急命人請秦鍾來。同入一莊家。看見一切動用之物。不知何名何用。深以爲奇。前劉老老進賈府。不識自鳴鐘等物。今寶玉入莊家。不識耕織各物。易地皆然。正不必以少見多怪笑婆子村也。

寶玉見坑上有個紡車。愈以爲奇。便上坑搖轉作耍。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村妝丫頭走來。說道：別弄壞了。你們不會轉。我轉給你瞧。說着紡起紗來。忽聽那邊老婆子叫二丫頭去了。紡車一徑去了。寶玉悵然無趣。自此總不見面。及上車前行。纔見這二丫頭抱着一個小孩子。同着幾個女孩子說笑而

來。寶玉情不自禁。然身在車上。祇得以目相送。一時電捲風馳。回頭已無蹤跡了。牡丹亭詞云。花面丫頭十三四。春來綽約知人事。女郎而至十七八。正情竇大開之時。衛玠當前。豈有不動心之理。况又殷殷屬意。顧盼多情。尤當引爲風塵知己。色授神與。在所不免。而乃紡紗給繅。聽喚徑去。去不復來。雖道旁一見。但與二三女兒說笑。絕無流連轉盼之情。一似目中不辨妍媸者何也。蓋鄉村婦女。心地渾噩。無風月情。遂無眼去眉來之事。然則滿懷春意。眉語目挑。大都靈巧婦女所爲。靈輻中之秦氏。饅頭菴之智能。可例已。

水月菴俗呼饅頭菴。分明用鐵門檻土饅頭之意。故與鐵檻寺相去不遠。而作者必謂因饅頭做得好得名。亦猶襲人命名。分明以其襲人婚姻與人。而所謎。

鳳姐嫌鐵檻寺不方便。帶了寶玉秦鍾。往水月菴住宿。水月菴是風月地。開方便門。入住者皆大歡喜。但恐如秦鍾之作饅頭餽耳。

鳳姐不准昭兒勾引買璉。認識渾帳女人。其間令欲行於千壘之外。而其自待。小叔不妨同車。外親可偕宿廟。是欲管丈夫而不受丈夫管者也。

靜虛。盡虛也。所謂託鳳姐之事。盡屬虛情。

寶玉在莊農家。不識耕織之物。自是紈袴之兒。人皆笑之。然世固有理頭窗下。不辨菽粟。出身臨民。諸多隔闕者。則紈袴不足怪矣。鳳姐在鐵檻寺。貪受靜虛之賄。爲說官司之情。人皆惡之。然世固有讀書明理。身列搢紳。貪人小賂。陷人數命者。則鳳姐又不足責矣。

秦鍾正抱着智能雲雨。被寶玉薰地進來。按住。唬得二人魂飛魄喪。嚇的一聲笑了。方知是寶玉。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。這算什麼。不慙謝而抱怨。蓋深

情入手明珠脫去也。寫得情景逼真。

賈瑞抱着賈蓉雲雨。被賈蕃進來照見。是地獄苦境。秦鍾抱着智能雲雨。被賈玉進來按住。是天臺仙境。同一驚散好事。而境界有霄壤之別。

寶玉道。你可還和我強。秦鍾笑道。好人你祇別曠得人知道。你要怎樣。我都依你。寶玉道。這會子也不用說。等一會睡下了。再細細的算帳。寶玉折散人好事。而又藉爲要挾。未免豈有此理。

寶玉與秦鍾鬧學堂時。想已得心應手矣。何待藉智能要挾乎。其必藉以要挾者。或前此數求一允。或既允復拒。如鳳姐於賈璉之扭手扭腳也。今而後得暢所欲。無復手推足拒矣。

寶玉與秦鍾算帳。作者偏說不知算何帳目。未見真切。不敢纂創。如此明顯之事。而亦必爲含蓄之文。欲讀者由此類推也。

鳳姐住在裏間。寶玉秦鍾住在外間。秦鍾與智能雲雨。寶玉與秦鍾算帳。水月菴掀翻風月案。卽此已是何待九十三回。

或曰。秦鍾與智能。寶玉與秦鍾。事則有之。若與鳳姐。似皆無涉。而君籠統言之。得毋周內乎。余曰。鳳姐嫌鐵檻寺不方便。特來水月菴住宿。必帶秦鍾寶玉同來。如此冒嫌。爲秦鍾與智能歡會乎。爲寶玉與秦鍾算帳乎。夜晚安歇。鳳姐在裏間。秦鍾寶玉在外間。衆婆娘媳婦於靜虛來說話時。早已陸續散去。身邊祇有幾個心腹小婢。如此點染。爲秦鍾與智能歡會乎。爲寶玉與秦鍾算帳乎。若爲秦鍾與智能歡會。寶玉與秦鍾算帳。則鳳姐帶秦鍾寶玉來。不將作壁上觀乎。稜稜三角眼。豈作壁上觀者乎。次日無事。鳳姐徇秦鍾寶玉之請。又住一日。若作壁上觀。豈觀一日夜不足。猶欲再觀一日夜乎。卽作者亦不如此浪費筆墨矣。

或曰。紅樓既用含蓄之筆。而君表而出之。不爲作者病乎。曰。寶光內含。良玉也。外觀而不能識。凡目也。故卞和三刑足。曷勝痛恨哉。苟能識而表之。玉必喜爲知己。卞和亦無遺憾於人間。何病焉。

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

鳳姐得受張家三千兩銀子。使來旺僞爲買璉書。打關節與長安節度雲光。奪守備原聘之張金哥。以與李衙內爲配。致張金哥守義自縊。守備之子。亦賚恨投河。此首書鳳姐惡蹟也。首書惡蹟。不書他事。獨書破人原聘婚姻。以與後來篡奪婚姻之壻。猶之書薛蟠馮淵聘定之英蓮。均爲後文破奪黛玉婚姻作引證。非閒文泛筆也。蓋作者猶恐讀者於寶釵奪黛玉婚姻。鳳姐作成寶釵奪黛玉婚姻。不明其旨。特寫馮淵張金哥兩事。以醒豁之。讀者若猶不悟。是作者喚醒讀者。讀者仍在夢中。悲夫。

光在雲中。其無天日可知。故長安節度名雲光。

雲中之光。日影也。鳳姐破奪張金哥婚姻。及金哥自縊。其婿投河。專爲後文破奪黛玉婚姻。及黛玉捐軀。寶玉祝髮作影子也。故長安節度必名之曰雲光。

張家女名金哥。謂鳳姐助張。實助金也。然適爲金禍。隱照後文。亦雲中之光。張李二家人財兩空。而鳳姐安享白鏹三千兩。此等銀錢入來。必勾結衆銀錢而去。

賈政生日。宵榮兩處人都齊集慶賀。正在熱鬧。忽報六宮都太監夏秉忠來降旨。唬得賈政等不知何事。忙止戲文。撒酒席。擺香案跪接。及傳口詔。又祇宣賈政入朝。陛見。急得賈母等合家人心惶惶。直待賴大回來。始知元春晉封鳳藻宮尚書。加封賢德妃。於是合家騰歡。喜見於面。文章貴反振。拍合到

題方有勢。夏太監來宣旨。未必全無消息。其不先洩者。反振作勢也。

元春此時始封妃。可見前此作女史。尙是女郎。

元春封妃。常人之光耀也。寶玉何足爲榮。故賈母等如何謝恩。親友如何慶賀。膏榮兩府如何熱鬧。衆人如何得意。皆置若罔聞。固由愁悶。秦鍾病重而然。卽無此愁悶。而自寶玉視之。亦平常事耳。蓋深於情而淡於世味者也。

智能逃入城來找秦鍾。被秦業知覺。將智能逐去。打了秦鍾一頓。氣得老病發了。三五日光景。嗚呼哀哉。細事耳。何必氣死。秦業真情孽哉。

前有代儒打賈瑞。今有秦業打秦鍾。秦業打秦鍾。秦鍾原從樂處來。打得尙值。代儒打賈瑞。賈瑞却從苦處來。打得頗冤。代儒打賈瑞。賈瑞死。代儒不死。秦業打秦鍾。秦業死。秦鍾亦死。

賈瑞秦鍾。其作怪在前面之物。而受杖乃在後臀。不亦屈乎。然犯姦到官。按

律杖臂外。尙應枷頸。波連尤爲不值。

秦鍾之臀。一創再創。樂由前物。苦則後庭。何不幸乃爾。

智能身爲尼僧。乃看上秦鍾而與歡好。又私逃入城。找上門來。如是者謂之智。謂之能以。爾後文曰。善曰。賢之筆法也。

黛玉一去許久。不獨寶玉引領爲勞。卽讀者亦望蓮輿早返矣。

美人別久相見。似覺又增豔麗。不知仍是舊日丰神。寶玉見黛玉蘇州回來。越發出落得超逸了。卽是此理。

寶玉將北靜王所賜零苓香串。轉送黛玉。黛玉說。什麼臭男人拏過的。我不要。擲而不取。王也而以臭男人目之。貴物也而以臭物視之。蓋一心惟有寶玉。故視天下無男人。亦視天下無貴物。高潔如此。儻乃指爲乖僻何哉。

賈璉回家。見了鳳姐。問些別後諸事。又謝鳳姐操持。鳳姐自云年輕識淺。原

不勝任。珍大哥又叫去辦理喪事，被我鬧得馬仰人翻。自謙語却是自矜語。香菱收作薛大傻子房裏人，却從賈璉口中叙出。

趙嬷嬷求鳳姐照看他的兒子，並抱怨賈璉不照應。鳳姐笑道：你從小兒奶的兒子，還不曉得他那脾氣，拏着皮肉，倒往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，又笑道：這話我也說錯了。我們看着是外人，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。趙嬷嬷笑道：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渾帳緣故，我們爺是沒有的，不過臉軟心慈，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。鳳姐道：可不是呢。有內人的，他纔慈軟呢。鳳姐數語，搔着賈璉癢處，然無論內人外人，總要仰息於鳳姐。緣一切事權，鳳姐實握之。賈璉不及也。

妃嬪才人之椒房眷屬，凡有重院別宇之家，可以駐蹕關防者，皆准啓請內廷鑾輿，入其私第，以盡骨肉之情，而叙天倫之樂。此固天恩浩蕩，錫類推仁。

然蜻蜓點水。一掠卽飛。糜費浩繁。而於父母骨肉之間。仍不能稍慰孝慈親愛之念。天恩亦虛恩也。惟逢二六之期。准眷屬入宮省視。不繁費而又可源源而見。斯真曠代隆恩也。

賈璉說周貴妃的父親。已在家裏動工修蓋省親別院。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也。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。言元妃必先說周貴妃。以賈家本姓周也。故賈政之號曰存周。至吳貴妃。則無其人。踏看地方在城外。尤無是理。此又添出一人以作周貴妃之陪筆也。故其父名天祐。分明謂添出之。又一人也不然。吳貴妃之父則書名周貴妃之父。何以不書名。蓋卽賈政也。

大觀園若係舊有。便不新奇。無端剗造。又涉牽疆。妙在因貴妃省親而爲別墅。賜名大觀園。于是園供遊幸。不妨刻意經營。撰非平空。不比矯揉造作矣。賈蓄經費。珍派往姑蘇採買女戲子。置辦樂器行頭等項。與賈蓉同來見賈

璉賈璉將賈蓄打量一回。恐不勝任。正詰問間。賈蓉忙在燈影下。悄拉鳳姐衣襟。鳳姐會意。因笑道。你也太操心。難道大爺比僭們還不會用人。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誰都是在行的。大爺派他去。原不過坐纛旗兒。難道認真叫他講價錢會經紀麼。依我說。狠好。鳳姐爲賈蓄說法。並不抬高賈蓄。祇說賈珍所派。未便駁回更改。卽更改亦與賈蓄同一不在行。況此事原不必十分在行。何必更改。祇就賈珍一邊籌度。絕不栽培賈蓄一語。真說項之能品也。今之官場。爲親愛斡旋美事。慣操此術。想皆私淑鳳姐而拾其牙慧者。鳳姐之教亦神矣。

賈珍派賈蓄。賈蓉助賈蓄。鳳姐護賈蓄。均各以其私。亦皆以其貌。賈璉鄭重其間。不肯遽貼以皮肉。想是賈蓄雖有外貌而無內人。賈璉則專取內人而不取外貌也。

賈璉貼皮肉。鳳姐謂以內人之故。鳳姐護賈蓄。請問當作何說。

賈璉問賈蓄這項銀子。動那一處的。賈蓄道。賴爺爺說。江南甄家。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。寫一封信去。先支三萬兩。剩二萬兩存着。置辦彩燈花燭。並各色簾幟帳幔的使用。一女戲耳。用銀三萬兩。糜費一至於此。然實在所用。恐不及二萬。賈蓄此差。真美差也。

鳳姐見賈璉已允。便將趙嬷嬷兩個兒子交賈蓄帶去。賈蓄忙陪笑道。正要和嬌娘討兩個人呢。這可巧了。心雖十分不願。口却一味蜜甜。賈蓄便似極善逢迎之能幹州縣。趙嬷嬷兩個兒子。鳳姐尚不知名。可見不知其爲人。率意薦與賈蓄。祇顧了我情面。那管用者爲難。鳳姐便如壓薦僕幕之糊塗上司。

賈蓉跟了鳳姐出來。悄悄說道。嬌娘要什麼東西。吩咐開個帳兒。給我兄弟

帶去辦來。鳳姐笑道：「別放你娘的屁。我的東西還沒處擇呢。希罕你們鬼鬼祟祟說着一徑去了。這裏賈璉也問賈璉要什麼東西。順便織來孝敬。賈璉笑道：「你別興頭。先學着辦事。倒先學會了這把戲。短了什麼。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。此亦官場積習也。鳳姐不希罕。賈璉意已允。畢竟遜鳳姐一籌。然今之官場。有不待請命而屬買且多者。又出賈璉下矣。」

秦鍾在水月菴。既爲孟嘗營窟。復與小鸞參禪。又爲蕭史引鳳。狼跋其前。載憲其後。繼軌連鑣而進。傾囊倒篋而歸。外侮風姨。內傷寒峻。心牽神女。怒觸嚴親。種種逼凌。焉得不病。焉得不死。

秦鍾噓氣時。見多少鬼判來捉他。因記念家務。又記聖智能。百般苦求鬼判不肯。說了多少鬼話。奇極。聽見寶玉來了。那都判已先唬慌。忙喝罵鬼卒道：「我說你們放他回去走走罷。你們不依。如今等出一個運旺時盛的來了。」

罷鬼判亦勢利。趣極。

女中秦可卿。男中秦鯨。卿皆濫情而淫。皆首先授命。言情之書。深寓戒淫之意。善哉書乎。

秦鍾買瑞。一爲鳳姐所愛。一爲鳳姐所憎。一則一生花裏活。秦鍾應是秦宮。一則長在夢中過。買瑞眞爲買睡。及其卒也。買瑞見有兩個鬼卒來拏他。秦鍾亦見有許多鬼判來捉他。買瑞心戀鳳姐。欲拏鏡再行。秦鍾心戀智能。苦求鬼釋放。前後映對成趣。

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

大觀園落成。賈政若僅偕二。三門客。遊覽題詠。意味索然。妙在賈政入園時。適見寶玉從園內出來。遂命同往。又因學師贊他近日頗善屬對。令各試擬匾聯。便覺文章綉彩。機趣橫生。

大觀園雖爲元妃歸省而造，實爲寶黛諸姊妹居住之處。其間設色點染，及擬匾聯，若隨意泛填，味同嚼蠟，妙在處處寓言。貼切書旨，煞費匠心。

賈政剛至園門，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，旁邊侍立。命且把園門閉了。先瞧外面。只見正門五間，銅瓦泥鰓脊，門闌窗櫺，俱是細雕時新花樣，並無朱粉塗飾。一色水磨磚牆，下面白石臺階，鑿成西番花樣。左右一望，皆雪白粉牆，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，自成紋理，不落富麗俗套。此寓言也。謂此書含情綿邈，結構緊嚴，五花八門，千磨百煉，布局則巧翻新樣，不以塗澤爲工。行文雖揮灑自如，莫不包羅至理。而且寫富貴，不以其盛，狀豪華，亦得乎中。此眞壁壘一新。後徑獨闢，洋洋乎大觀之文也。惟不入闕底蘊，但從外面遊觀，便如正牆面而立，終其身爲門外漢耳。

賈政看了門外，自是歡喜。遂命開門，只見一帶翠嶂，擋在面前。衆清客都道：

好山好水。賈政道。非此一山。一進來。園中所有之景。悉入目中。則有何趣。衆人都道。非胸有大邱壑者。焉能想得到這裏。園無翠嶂。一目了然。文無底面。亦一目了然。同一無趣。故作者每寫一事。必含蓄其詞。不使讀者一目了然。此卽翠嶂攬園之法也。衆清客謂非胸有大邱壑。不能設此想。豈知非眼放大光明。不能識此文耶。

讀紅樓者。但在門外。已大歡喜。若能深入翠嶂。闕見底蘊。則其樂。真有不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。

進門先叙山境石洞。花木清流。此所以爲園景也。

山上有迎面留題之石。賈政先請衆清客擬題。皆不合意。繼命寶玉題以曲徑通幽。亦作者詔人以讀法也。

由石洞再進數步。漸向北邊。平坦寬豁。兩邊飛樓插空。雕甍繡闥。皆隱於山

坳樹杪之間。斯真園景也。

橋上有亭。賈政問衆清客以何題。此諸人都道歐陽公醉翁亭。記有有亭翼然。句。就名翼然罷。賈政道。此亭壓水而成。須偏於水題爲稱。依我拙裁。歐陽公句。瀉於兩峯之間。竟用他一個瀉字。賈政自始至終。擬了這一字。尙從清客提起醉翁亭。記得來。再配一字。卒亦無成。何其乾耶。

寶玉改瀉玉二字爲沁芳。謂芳沁水中。非細心領略。不知其中氣味。亦詔人讀紅樓之法也。

賈政聽了。撚鬚點頭不語。又命擬一聯云。繞堤柳借三篙翠。隔岸花分一脈香。詔讀者色辨幾微。味探深遠也。賈政聽了。點頭微笑。原來念書念了這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。

賈政見前面一帶粉垣。數楹精舍。有千百竿翠竹遮映。衆人都道好個所在。

此元妃第一行幸之所。爲黛玉所居之瀟湘館也。進門曲折遊廊。階下石子漫成甬道。房舍三間。兩明一暗。牀几椅案。都是合着地步打的。謂黛玉進賈府。光明磊落。由正道而來。不比他人走邪道階進。惟昏因雖兩處明訂。奈有一暗中篡奪者。使不得居正室耳。然起居坐臥。皆在範圍之中。至垣內翠竹千竿。則以君子儼之。後園梨花蕉靑。則以清白許之。遙映後文身子乾淨之說。卽此數語。具見推崇黛玉之意。

賈政道。這一處倒還好。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。不枉虛生一世。賈政開口便是讀書。而腹中竟無所有。可謂腹負將軍矣。然則讀書能明理乎。乃後來聽信妻言。贊成母過。悔婚悖禮於住瀟湘館之人。賈政而明理。孰不明理。賈政說畢。望着寶玉。唬得寶玉忙垂了頭。父子之間。如此嚴厲。亦昧於父子主恩之義。安得明理。

一客道。此處的匾。該題淇水遺風。又一客道。還是睢園遺蹟罷。淇水睢園。雖足以尊黛玉。猶未足以尊黛玉。必如寶玉所擬有鳳來儀四字。斯足以尊黛玉矣。

有鳳來儀四字。若作恭維元妃看。則笨矣。

賈政又命寶玉擬一聯道。寶鼎茶閒烟尙綠。幽窗棋罷指猶涼。殊欠吉祥。寶鼎茶閒。是棄周鼎而寶康瓠也。幽窗棋罷。是開殺機而覆大局也。爲後文伏兆。

賈政忽想起帳幔簾子。陳設玩器。指問賈珍一番。又將賈璉喚來問答一番。有此一折。文氣便不直瀉。若直瀉。則亦如賈政之題亭額。一瀉字而已矣。有何趣味。

瀟湘館。以李紈所住之稻香村爲隣。德不孤矣。

賈政至稻香村。極賞其清幽景象。寶玉以爲非出天然。肆口評論。未及說完。氣得賈政喝命。攆出去。纔出去。又喝命回來。寫得賈政鬚眉俱動。寶玉渾無主張。旋出旋返。兩旁小廝。一推一挽。僕僕爲勞。信是文字奇觀。寫生妙手。

賈政又命寶玉再題一聯。不通一并打嘴。寶玉只得念道。新漲綠添澣葛處。好雲香護采芹人。澣葛表李紈淑德。采芹兆賈蘭成名。

賈政由蓼汀花溆上山盤道。攀藤撫樹。行出池邊。度過板橋。而至蘅蕪苑。此薛寶釵所居之處也。只見清涼瓦舍。一色水磨磚牆。清瓦花堵。那大主山所分之脈。皆穿牆而過。清涼瓦舍。謂從冷處行事。水磨磚牆。謂純用水磨工夫。青瓦花堵。謂能隔截人室家之美。大主山所分之脈穿牆而過。謂能使聘定之嫡配黛玉。鑽之門外。不得主中饋之任。皆指寶釵之寓言也。故賈政道。這所房子無味的狠。此時政躬尙有清明之氣。及走入門時。忽迎面突出插天。

大玲瓏山石來。四面羣繞。各式石塊。竟把裏面所有房屋。悉皆遮住。且一株花木也無。只見許多異草。或牽藤。或引蔓。或垂山巔。或穿石脚。甚至垂簷繞柱。縈砌盤階。或如翠帶飄飄。或如金繩蟠屈。或實若丹砂。或花如金桂。味香氣馥。非凡草可比。賈政於是稱道有趣。亦寓言也。玲瓏山石。與翠嶂同一用意。然翠嶂。教人讀全書之法。山石。教人看寶釵之法。石而玲瓏。謂其人有機智。大而插天。謂其力可通神。羣石環繞。謂有從旁扶托之人。爲之揚芬而隱惡。使人莫測其爲。猶故賈政爲其所蔽。始不以爲善。繼且以爲佳。皆此山石遮掩之功也。至株木俱無。則以萋斐成錦。無地容林。小草蕃植。則如瓜葛相攀。各有所指。牽藤則指襲人。引蔓則指鶯兒。垂山巔者爲王夫人。穿石脚者爲鳳姐。垂簷繞柱。縈砌盤階。則趙姨娘及合府僕婦人等。翠帶飄飄。香菱是也。金繩蟠屈。薛蟠是也。實若丹砂。寶蟾是也。花如金桂。夏金桂是也。或交贊

其德。或反襯其賢。皆正喻夾寫之文。黛爲嫡配。釵係奪婚。讀者於此。不又可惜哉。

賈政順着遊廊步入。只見上面五間清廈。連着捲棚。四面綠窗油壁。更比前清雅不同。賈政歎道。此軒中煮茶操琴。亦不必再焚香矣。此造却出意外。山石一攔之後。處處皆佳境矣。

賈政至瀟湘館。輒思月夜讀書。至稻香村。頓起歸田之意。至蘅蕪苑。謂宜煮茶操琴。此皆高人逸士襟期。賈政一俗不可耐之祿蠹。僅能與清客對着齒棋。烏足以知琴書。烏能捨此紗帽。

此處匾聯。賈政先請清客擬。而清客又各擬一聯。然後喝命寶玉擬。文法又變。

一客聯語。用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。撰爲麝蘭芳靄斜陽院。衆人以爲頹

喪却是寶釵咎徵。

賈政拈鬚沉吟。意欲也題一聯。見寶玉在旁。因喝道。怎麼你應說話時。又不說了。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。開口便是喝罵。如此嚴父。嚴得不通。

寶玉見衆清客題聯。砌用蘭麝明月洲渚字。因說道。此處並沒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。若這樣着迹說來。就題二百聯。也不能完。吾見行文長篇累牘。絕無一懇切沉着語者。比比皆是。安得怡紅公子爲之大聲疾呼。批點而出之哉。

寶玉以蘅芷清芬四字。擬寶釵所居蘅蕪苑之額。字面似佳。而不知刻甚。似泛而不知切甚。按山海經。蘅葉似葵。其臭如麝。蕪固香草也。又名醫別錄。蘅根葉類細辛。惟氣小異。服之令人身衣香。寶釵所服冷香丸。中有蘅草無疑。故身衣有香。然服蘅草而香。非若香玉之自然生香也。夫何足貴。又何必爲。

之頌揚哉。而竟爲之頌揚者。一若服冷香丸外。無可贊美之處。豈不刻甚。又荀子。蘭槐之根。是爲芷。其漸之澹。君子不近。庶民不服。註。蘭槐。香草也。其根爲芷。是芷雖香。而君子不近。不比玉可比德。君子無故不去身。又楚辭。沅有芷兮。澧有蘭。思公子兮。未敢言。則又明刺其思怡紅。而欲篡取爲壻也。又朱子詩。爲憐蘅芷滿芳洲。特地臨江賦遠遊。則更直揭其奪婚姻。而逼寶玉以走也。豈不刻甚。而切甚乎。

又擬聯云。吟成豆蔻詩猶豔。睡足荼蘼夢亦香。上句用韓偓詩。手持雙豆蔻。的的爲東隣。謂蟠踞賈府之中。爲謀怡紅正閨之席。與上文芷字同意。下句用韓愈詩。荼蘼香夢怯春寒。謂謀怡紅正閨之席。果能長與同眠。興酣意足。則有夢皆香。若祇一度春風。便如荼蘼之花事了。則亦須臾之春夢而已。何足樂哉。語冷而雋。善於譏刺之文也。聯額意義。深切如此。無論清客所不能。

天下才人亦當類首。

賈政以豆蔻一聯。係套書成蕉葉句。衆清客卽以李白鳳凰臺之作。全套黃鶴樓爲解。清客如此。我亦喜之。

寶玉隨賈政等同至正殿。見崇閣巍峩。層樓高起。又有玉石牌坊。龍蟠螭護。忽想起太虛幻境來。無心題詠。遂無所擬。又是一樣文法。

賈政不知寶玉引起心事。以爲才盡詞窮。未免小量。

大觀園遍遊是泛文。故借雨村着人來而中止。怡紅院不到是闕筆。故借別路出園而入覽。

賈政一路行來。或清堂。或茅舍。或堆石爲垣。或編花爲門。或山下得優尼佛寺。或林中藏女道丹房。或長廊曲洞。或方廈圓亭。皆不及進去。省筆也。而實周筆。

賈政既因有事出園。何以又遊怡紅院。妙在因走得腿酸脚軟。進去歇息。順便遊觀。文無疵病。

一客題怡紅院額以蕉鶴。一客題以崇光泛彩。寶玉以院中分植芭蕉海棠。暗著紅綠二字之意。題爲紅香綠玉。謂與怡紅共居室者。惟香玉爲宜。

賈政走入院內。未到兩層。便都迷了舊路。左瞧也有門可通。右瞧也有窗暫隔。及到跟前。又有一架書擋住。此亦寓言也。謂賈政後日棄訂定之正婚。娶襲奪之新婦。皆因爲人所迷。及左右所蔽。又有巍巍賈母。力爲阻格。故方寸亂而悖於禮義也。

賈政走到衣鏡前。見外面來了一起人。與自己形相一樣。寫得突兀可怪。後文劉老老至此。見外面來了一個人。與自己形相一樣。寫得糊塗可笑。同寫一面衣鏡。却有兩樣風神。

賈政待人接物。均極和平。惟一見寶玉。便如兩人。故至怡紅院有兩副形相也。

賈政見寶玉跟到書房。忽想起來道。你還不去。恐老太太記念你。難道還遜不足麼。磨之去可矣。何必反言以嗔之。豈必如此而後爲嚴君乎。氣質不變。化終是不讀書之故。

寶玉既去。賈政等如何出園。便不涉筆再寫。以見文有主賓。

寶玉退出園來。跟賈政的小廝。說寶玉今日得彩。抱住討賞。遂將所佩荷包。扇袋等物。盡行解去。回到房中。襲人看見。罵小廝沒臉。林黛玉聽說。走過來一瞧。果然一件無存。因向寶玉道。我給你的那個荷包。也給他們了。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。可不能穀了。說畢。生氣回房。將前日寶玉囑他做而未完的香袋。用剪鉸破。豈知黛玉所給荷包。寶玉藏在衣裏。並未解去。因此兩人口

角。讀者據此一端。便謂黛玉情性乖張。痛加譏貶。可謂知一而不知二者矣。當黛玉來問荷包時。寶玉立即分說。黛玉自無氣可生。乃俟其回房。始趕來分辯。致將香袋剪破。其咎亦在寶玉。不得專咎黛玉也。

賈母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。賈母道好好讓他們姊妹們一處頑頑。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。讓他開心一會子。以客居外甥女。讓孫子開心。賈母溺愛糊塗不至此。足見訂爲孫婦無疑。

賈蓋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戲子來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角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。騰出梨香院。教演女戲。教戲必騰梨香院。足見賈宅造大觀園後。其房舍亦不寬餘。薛姨媽至此。猶不搬回自家房屋。依然蟠踞賈家。豈不達時務哉。以女兒謀奪婚姻。故不欲去耳。

妙玉原籍姑蘇。隨師父來京。其師精演先天神數。圓寂時。遺言不宜回鄉。在

此靜候自有結果。只知有賈府之敦請。不知結果於情天孽海中。所謂覓近而遺其遠。

妙玉之外。尙探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。小道姑。後文無一傳者。想皆庸才劣貌也。

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

貴妃歸省。古今曠典。摹寫既無藍本。機杼須合體裁。不易下之筆也。看他大力盤旋。自首至尾。無一冗筆。無一漏筆。洋洋乎亦文字之大觀也。

賈政見各項俱已周妥。始敢題本得旨。於明正十五上元之日。貴妃省親。於是二發日夜不閒。連年也不會好生過得。此年前情景也。正月初八。便有太監來看更衣。燕坐受禮。開宴等處。又有總理關防太監。帶了許多小太監。來各處關防攔圍。指示賈宅人員。出入進膳啓事各儀。注。又有工部員弁兵。

馬司打掃街道。攆逐閒人。此十四以前情景也。至十四這夜。上下通不曾睡。十五日五鼓。賈母等有爵者。俱各按品大粧。出府恭送。此十五晨早情景也。此時園內帳舞蟠龍。簾飛彩鳳。金銀煥彩。珠寶生輝。鼎焚百合之香。瓶插長春之蕊。靜悄悄無一人。歎園爲省親別墅。筆下自不可拋荒。百忙中夾寫數語。便覺筆有餘妍。且只六語。已覺氣象萬千。又加靜悄悄一句。尤有嚴肅之象。此園內待駕情景也。賈赦等在西街門外。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。街頭巷口。用圍幙擋嚴。此門外迎駕情景也。正等得不耐煩。忽然一個太監騎馬而來。以爲鑿輿蒞止矣。豈知太監道。早多着呢。未初用晚膳。未正到寶靈宮拜佛。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。方請旨。祇怕戌初纔起身呢。於是賈母等且回來自便。停頓一筆。便覺筆有餘閒。此初次迎駕情景也。於是再用閒筆。寫園中。賴鳳姐照料。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酒飯。一面傳人挑進蠟燭。各處

點起燈來。此入夜情景也。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。有十來個太監。嚙呀。跑來拍手兒。這些太監會意。知道是來了。各按方向站立。賈政領合族子弟。在西街門外。賈母領合族女眷。在大門外迎接。又是靜悄悄半日。此二次迎駕情景也。而後見兩個騎馬太監。緩緩而來。至西街門下了馬。將馬趕出圍幙之外。而後隱隱聞鼓樂之聲。見龍旗鳳傘。雉扇之美。而後聞銷金提轎之香。見曲柄七鳳金黃之傘。又見冠袍帶履護衛之士。執事太監。捧來香巾繡帕。嗽盂拂塵等類之物。而後見八個太監。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轎。輿緩緩行來。寫得委曲周詳。出落不苟如此。再觀元妃既至。先入東院更衣。而後乘輿進園。升殿受禮畢。始備省親車駕。出園省親。復進園遊覽。升殿筵宴。題名徵詩。聽戲拜佛。頒賞回宮。亦寫得舒徐有致。搖曳生姿。而且尊親交至。卑抗胥宜。傳奇中有數文字。

賈政遊園。未有陳設。元妃行幸。一應俱齊。又在夜間。更增夜景。不但燈燭輝煌。同於白晝。而且山上花卉樹木。盆景水中荷荇。鳧鷖螺蚌之屬。悉以綉綾紙絹通草紮就。各燈高懸。低漾。上下交輝。真是玻璃世界。珠寶乾坤。以視賈政遊覽時。豔麗又增十倍。必如此。方稱省親別墅。

各處匾聯。若不用寶玉所題。則前此之試擬爲贅筆。若竟用寶玉所題。似乎公侯之府。更無通達之才。爲之捉筆。妙在寶玉係妃愛弟。又曾教過書字。期望甚殷。以此用寶玉所題。雖非名公巨筆。却是本家風味。如此結構。怡紅之撰。既可永著於名園。孩提之文。不妨呈政於瓊姊。紅樓筆墨。絕不予人以訾議也。如此。

買妃在船上。見匾燈現着蓼汀花溼四字。笑道。花溼二字便好。何必蓼汀。蓼草而花。花而紅者也。本非花而欲掠花之美。故首去之。亦猶惡紫奪朱之意。

侍坐太監聽了。忙下舟登岸。飛傳與賈政。卽刻換了。匾雖換而蓼不交。異日仍爲花木之寇。奈何。

寶玉續題牌坊之額。爲天仙寶境。仍從太虛幻境着想得來。元妃改爲省親別墅。自是冠冕。然必出自元妃自題乃可。

元妃與賈母等。只叙久別情景。及家務私情。見賈政。則一派官話。都有分寸。元妃題正殿匾聯。更改各處軒名。及首唱絕句。均屬平平。惟錫大觀園之名。及改有鳳來儀爲瀟湘館。蘅芷清芬爲蘅蕪苑。紅香綠玉爲怡紅快綠。殊有意義。園景無不周備。非大觀二字。不足以盡其美。有鳳來儀。雖足以尊黛玉。而元妃既至。卽如有鳳來儀。則鳳兮鳳兮。亦妃子之比耳。猶不足以尊黛玉。改爲瀟湘館。斯進妃而爲后矣。於是黛玉爲寶玉正配。侃侃不磨。尊之也。名以館。客之也。蘅蕪卽杜蘅。以臭如麝蕪。故又名蘅蕪。拾遺記。漢武帝息於延

涼室。臥夢李夫人。授以蘅蕪之香。帝驚起。香氣着衣枕。歷月不歇。元妃改蘅芷爲蘅蕪。似乎反少芷字一義。何貴乎有是改。不知妃之改。係借音取義。謂寶釵謀奪黛玉婚姻而無痕跡也。譏之也。名以苑小之也。怡紅二字。用白香山醉貌紅。怡怡詩。謂寶玉一生癡癡迷迷。如在醉中。獨於黛玉。則神清而意快。綠玉。黛玉也。故曰怡紅快綠。與寶玉原題紅香綠玉意義不同。至院名怡紅而去綠玉。則以後文娶寶釵去黛玉。亦因寶玉失玉瘋癲。更如沉醉。致掉包之法。得以行乎其間。故去綠玉而單用怡紅。哀之也。名以院大之也。與怡紅快綠又一意義。非然者。匾額則紅綠兼題。院名則單擒紅字。硬去綠字。有是文法乎。今人讀紅樓。於此等文理。絕不解了。輒語人曰。我於紅樓得箇中三昧矣。吾正不知其所得何味也。噫。

杏帘在望。改瀟葛山莊。引葛覃之詩。美李紈之賢而有德也。

元妃飲宴。寶玉釵黛諸人。預宴不得。隅坐不得。擯之門外。又不得。於是賦詩之命。亦經營之文也。

元妃歸省。一刻千金。賦詩徵詩。似乎無此餘閒。然元春固由女史而封才人者也。題名賦詩。頃刻卽就。卽徵諸姊妹詩。亦無妨於談家常之事。固不爲蛇足也。

衆姊妹均各賦一詩。惟寶玉命賦四律。文旣不板。亦有主賓。

薛寶釵命題。爲凝暉鍾瑞暉。春暉指薛姨媽而言。謂寶釵得與寶玉倖合者。仰賴慈暉與王夫人爲姊妹耳。林黛玉命題。爲世外仙源。則直射後文與寶玉成仙眷。均非泛設。

衆姊妹詩。有頌揚者。不過頌揚元妃歸省。獨寶釵更頌及元妃之詩。曰。睿藻仙才瞻仰處。自慙何敢再爲辭。工於貢媚矣。

寶玉賦。怡紅院詩。有綠玉春猶捲句。寶釵瞥見。趁衆人無理會。推他道。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。纔改了怡紅快綠。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。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。況且蕉葉典故頗多。再想一個改了罷。寶玉見寶釵如此說。拭汗說道。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。寶釵道。你只把綠玉的玉字。改作蠟字就是了。或曰。元春改紅香綠玉爲怡紅快綠。不過易板滯而爲生動耳。豈有惡於綠玉字哉。寶釵卽不敢見之於詩。是真善於逢迎者。有某令注長官。令故頡而長。長官睨之搖首曰。君身如此長。君才又何短。於是屬吏咸謂長官不喜長人。去其義冠。薄其鞵底。行則偃僂如鰈。坐則團縮如犬。是則寶釵之流亞歟。余曰。是則然矣。然尙有意義。綠玉指黛玉。寶玉心中惟有黛。故題之於匾。復見之於詩。黛玉之外更無人。故一切蕉葉典故出處。悉不在心。卽後文弱水三千。只取一瓢飲之意。而寶釵則專在去黛。故必

欲寶玉改去綠玉字。寶玉不改。則代爲改去之。綠玉去而黃金生光矣。此寶玉用綠玉寶釵改綠玉之微意也。作者用意深奧如此。把筆爲文。談何容易。唐崔胤拜相。權傾天下。其父名慎。由人改呼油爲麻膏。謂之麻膏相公。寶釵改綠玉爲綠蠟。亦麻膏相公之類也。

寶玉道。綠蠟可有出處。寶釵悄悄啞嘴點頭道。勸你今夜不過如此。將來金殿對冊。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。唐朝韓翃詠芭蕉詩。冷燭無煙綠蠟乾。都忘了麼。寶釵改一蠟字。啞嘴點頭。做盡張致。又以金殿對冊等語相嘲。輕狂之態畢露。假饒代做一首詩。不知如何作態矣。

寶玉笑道。該死。眼前現成之句。竟想不到。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。從此只叫你師傅。不叫你姐姐了。寶釵笑道。誰是你姐姐。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。其意未嘗不羨黃袍。使當日報名達部。應贊善才人之選。未必不可列

後宮。乃不圖黃袍之加。徒津津焉奪綠玉之席。是其欲貴之心。不如好色之甚也。

黛玉見寶玉構思太苦。走至案旁。知道還少。杏帘在望一首。因叫他抄錄前三首。却自己吟成一律。寫在紙上。搓成紙團。擲向寶玉跟前。寶玉打開一看。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。遂忙恭楷謄上。此是真心關切之人。故代成一律。毫無矜伐。以視改一蠟字。奚落一番。卽望望然去之者。何啻霄壤。

黛玉詩才敏捷如此。不愧咏絮之贊。

寶妃看寶玉詩。喜之不盡。說果然進益了。又指杏帘在望一首爲四首之冠。因詩中有十里稻花香之句。遂將澹葛山莊改爲稻香村。元妃畢竟有眼力。至各處題名。只有元妃改寶玉之作。斷無再改元妃之作。獨黛玉能改之。亦榮於華宸矣。

賈政所進歸省頌不知何人捉刀若賈政總做不出一字來
賦詩畢乃點戲第一齣豪宴本地風光第二齣乞巧謂寶釵巧於奪婚第三
齣離魂謂黛玉因奪婚而歿寶玉因痛黛而亡第四齣仙圓謂寶玉黛玉卒
成仙眷關合全傳非泛泛之文

貴妃因齡官甚好命隨意再做兩齣齡官於是又做相約相罵此釵釧記中
劇也韓時忠陰圖皇甫吟聘妻史碧桃先向皇甫吟離間後冒皇甫吟入園
巧詐百出幾至皇甫吟拆散良姻黛玉史太君所自出該以史碧桃比之有
雪即寒故以韓時忠比薛寶釵發明上齣乞巧尤爲切實

嘗見王姓所評紅樓將元妃所點第三齣戲改爲仙圓第四齣改爲離魂且
批云末齣點離魂是讖兆亦是伏筆自以爲得意也不知有背書旨謬妄已
極紅樓無泛筆每點戲齣皆有關合寶玉黛玉爲全傳正主元妃所點之戲

關合寶黛。卽是關合全傳。作者又恐讀者不明其故。復加相約相罵兩齣。以發明之。是離魂仙圓。爲關合寶黛之文。萬不可顛倒者也。而僮不知。慢爲顛倒。於上三齣。旣不能贊一詞。於續兩齣。更不解所謂。不思元妃歸省。何等大題。教習新班。豈乏佳齣。乃正戲旣以離魂收場。續演又係相約相罵。若不關合正意。豈非枯寂不倫。乃作者慘淡經營。以出之。讀者潦草忽略。以閱之。顛預悖謬。以解之。復舛錯顛倒。以改之。作者有知。能無叫屈乎。其餘所評。不獨通體無一中肯語。且將一百二十回。割裂配搭。分作幾大段。又分作幾小段。旣不聯貫。又無意義。不知如何偏陋。而有此見界也。尤可恨者。尊寶釵貶黛玉。如此鼠目寸光。亦欲評論天下至妙之文。真是蚍蜉撼大樹也。哈哈。

元妃撒筵後。復遊覽未到之處。又於山環佛寺焚香拜佛。加恩於女道優尼。

一筆不漏。

元妃題佛寺匾云。苦海慈航。遙爲後文妙玉入海伏筆。

海上漱石生
定紅樓夢扶隱卷四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淨日玉生香

賈妃回宮次日。見駕謝恩。並回奏歸省之事。龍顏甚喜。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。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。歸省餘文。自不可少。

寶玉往東府聽戲。因所演西遊封神等類。忽爾神鬼亂出。忽而妖魔畢現。只略坐一坐。便往各處閒耍。曲無兒女之情。難入周郎之顧。

寶玉忽想起這邊小書房內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。今日這般熱鬧。想那裏自然無人。美人自然寂寞。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此則意淫實際。寶玉走到窗前。聞房內有呻吟之聲。以爲美人活了。豈知是茗烟按着一個

女孩子。幹那警幻所訓之事。爲嫌神鬼妖魔。特來僻處遊覽。不想又遇一對妖精打架。令人絕倒。

寶玉。踹門進房。唬得茗烟跪下哀求。寶玉道。青天白日。這是怎麼說。然則夜間尙屬可行。

寶玉看那丫頭。羞得面紅耳赤。低首無言。蹂腳道。還不快跑。一語提醒了那丫頭。飛也似的去了。寶玉又趕出來叫道。你別怕。我是不告訴人的。是卽菩薩心腸。真人本量。

寶玉前在水月菴。破秦鍾智能好事。今又在小書房。破茗烟卍兒好事。多情。人慣作無情事。奇。

寶玉想起襲人回家吃年茶。要茗烟引到襲人家中。襲人正因他母親要贖身哭鬧。見寶玉來。如吉曜高臨。白香山句。可憐光彩生門戶。不翅爲寫照。

襲人之母欲與襲人贖身。雖經襲人哭鬧其意不解。見寶玉來與襲人彼此情景始作罷論。然則寶玉此來爲襲人挽留之機緣。却是木石敗盟之關煞。花氏罷贖身之論。以爲將來穩穩爲寶玉姨娘之眷屬。豈知日後爲優伶賤婦之娘家。

李嬷嬷走到寶玉房中。見丫頭們恣意頑笑。磕了一地瓜子皮。因說寶玉祇知嫌人家腌臢。自家屋子。由着丫頭們增塌。是個丈八燈臺。照見人家。照不見自己。罕譬固當。然以寶玉留酥酪與襲人。乃與襲人比身分。亦是丈八燈臺。

寶玉說襲人姨妹生得好。怎麼也得在偕們家就好。襲人冷笑道。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。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。還要揀實在好的往你家來。開口便帶酸味。又道。他雖沒造化。翻是姨父姨娘的寶貝。如今十七歲。

各項嫁粧都齊備了。明年就出嫁。此語尤無恥。豔羨人家女兒出閣者。必不是好女兒。若晴雯決不出此。

襲人詭稱父母一定要贖他回去。無非藉此要挾寶玉。使受鈴制。免與他人交好。而作者謂其欲下箴規。亦面子文章也。

寶玉聽襲人說來說去。是去定的了。嘆息上床。淚痕滿面。襲人知其不能割捨。舊以三件事。不許調脂弄粉。吃人嘴上擦的胭脂。與那愛紅毛病。因寶玉說出飛灰輕烟等語。於是於三件外。添出一件不許混說來。又因混說。帶出批駁讀書。毀謗僧道二件。而其實意所指。不獨不在添出三件之中。並不在原約三件之內。直是不許與他人情好耳。故又補足之曰。百事檢點些。不可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乃以一件化出三件。又由三件化出六件。襲人固狡詐可嫌。文章却錯綜可喜。

襲人道果然依了我就是刀子攔在脖子上。拿八人轎抬也抬不出我去了。豈知後來不必刀子八人轎去得飛快。

寶玉走至黛玉房中。見黛玉睡在那裏。因飯後恐睡出病來。推他起來。黛玉道。我不困。只略歇歇兒。你且別處去。鬧一會子再來。寶玉推他道。我往那裏去。見了別人。就怪膩的。此人字專指寶釵而言。固是恭惟黛玉。然怡紅所快。厥維綠玉。亦不盡是恭惟。而黛玉聞之。已解其意。故嗤的笑了。謂未必盡然也。又道。你既要在這裏。那邊去。老老實實的坐着。僭們說話兒。以其兩次來推。故有是令。寶玉道。我也歪着。黛玉道。你就歪着。寶玉道。沒有枕頭。僭們在一個枕頭上。黛玉道。放屁。外面不是枕頭。拏一個來枕着。若不准歪着。似乎拒之太峻。然同枕則越分矣。故許其歪着而不許其共枕也。一見親愛之甚。一見界限之嚴。寶玉出至外間。看了一看。回來笑道。那個我不要。也不知那

個腌臢老婆子的。黛玉外間那有老婆子枕頭。老婆子枕頭。又豈肯叫寶玉取來枕。明是寶玉作難。欲與黛玉共枕耳。黛玉亦知之。故睜開眼起身笑道。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。言似厭之心實喜之。遂將自己枕的。推與寶玉。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拏一個來枕了。二人對面倒。雖無同衾之緣。却有同榻之喜。然有同榻之喜。卒無同衾之緣。傷哉。黛玉見寶玉左腮上有鈕扣大小一塊血漬。便欠身湊近身邊。以手撫之。細看道。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。此時黛玉舉手上臉。袖內之香。應寶玉卽聞得。因倒身一躲。是以不聞。寶玉倒身一面躲。一面笑道。不是刮的。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。濺上了一点兒。昨夜襲人如何申禁。不許調脂弄粉。祇隔一宵。便與丫頭淘澄胭脂。且至濺在臉上。可謂從諫如流。寶玉找手帕要揩。黛玉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。如此親昵。可謂恩愛之至矣。黛玉一面揩拭。口內說道。你又幹這些

事了。幹也罷了。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。便是舅舅看不見。別人看見了。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。吹到舅舅耳朵裏。又大家不乾淨惹氣。言有所指。並非平空設想。襲人趙姨娘。皆學舌討好之人也。前曾有其事。故曰。又寶玉總不曾聽見這些話。只聞得一股幽香。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。聞之令人醉魂酥骨。此比冷香丸之香何如。冷香丸之香。凡香也。黛玉肌骨之香。天然之香也。美人香體。自古有之。飛燕外傳。帝語樊嬪曰。后雖有異香。不若婕妤體自香。又高啓詩。未足娛君寢。西施體自香。而况黛玉仙姝轉世。肌骨有天香。其理然也。寶玉一把拉住黛玉袖子。要瞧籠着何物。雖是肌骨之香。乍聞之。則以爲籠着香物也。若遂以爲肌骨之香。便是謬妄。黛玉道。誰帶什麼香呢。寶玉笑道。既如此。這香是那裏來的。黛玉道。連我也不知道。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。衣服上燻染的。也未可知。明明肌骨之香。而以爲燻染。蓋肌骨

之香身與相習。自亦不聞。以爲燻染。益信爲天然之香。若自認爲肌骨之香。便是矯造。寶玉搖頭道。未必。這香的氣味奇怪。不是那些香餅香。穗香袋之香。黛玉冷笑道。難道我也有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。便是得了奇香。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。兒兒霜兒雪兒。替我炮製。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。一語拍合。足見寶釵冷香丸。到處神其說。不僅與林之孝家言也。寶玉笑道。凡我說一句。你就拉上這些。不給你個利害。也不知道。從今兒可不饒你了。黛玉雖不說寶玉。而寶玉自覺刺耳。故起而不依。遂翻身起來。將兩隻手呵了兩口。便伸向黛玉。膈肢窩內兩脅下亂撓。黛玉素性觸癢。便笑的喘不過氣來。此時黛玉臥於炕。寶玉覆於身。兩手在黛玉膈肢兩脅亂撓。軟玉溫香。已全入抱。在寶玉固當神魂飄蕩。卽黛玉亦應春色迷離。果非玉潔冰清。幾何而不珠聯璧合也哉。乃黛玉卒能守身如玉。堅自自持。可謂磨不

磷涅不縉者矣。閨秀中之柳下惠也。

黛玉素性觸癢。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。便笑的喘不過氣來。口裏說。寶玉。你再鬧。我就惱了。寶玉方住了手。此之謂發乎情。止乎禮。寶玉笑問道。你還說這些不說了。黛玉道。再不敢了。一面理髮笑道。我有奇香。你有暖香沒有。寶玉見問。一時解不來。因問什麼暖香。黛玉點頭笑嘆道。蠢才蠢才。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。人家有冷香。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。冷香之方。正所以神金玉之說也。故冷香之方傳。而金玉亦騰其說矣。黛玉譏之諷之。甚而激之怒之。亦恐寶玉爲所惑耳。寶玉笑道。方纔求饒。如今更說狠了。說着。又去伸手。黛玉忙笑道。好哥哥。我可不敢了。寶玉笑道。饒便饒你。只把袖子我聞一聞。說着。便拉了袖子。籠在面上。聞個不住。寶玉此時。不但酥骨醉魂。定當魂銷骨軟。願老於是香矣。以視寶釵冷香丸。何啻霄壤哉。黛玉奪了手道。這

可該去了。寶玉笑道：要去不能。借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。黛玉自覺嬉戲過情，故下逐客之令。寶玉何幸得親芳澤，焉肯捨此而他。寶玉說着，復又倒下。黛玉也倒下，用手帕蓋在臉上。此時妙態尤覺動人。寶玉一生快心快意，大約以此爲第一遭。若皆如此，淚債何時償耶。

寶玉說小耗變香芋，變出林黛玉來，謂林黛玉纔是香玉。一以鄙薄寶釵之冷香，一以發明梨香院及紅香綠玉等字之意義。黛玉聽了，翻身爬起來，擰着寶玉笑道：我把你爛了嘴的。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。講着便擰。先時寶玉身覆黛玉，兩手撓膈肢。此時黛玉身覆寶玉，柔荑擰粉面。如此戲謔親昵，而不及於亂，夫豈湘雲寶釵所能及。

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，再不敢了。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，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。黛玉道：饒罵了人，還說是典故呢。引典故罵人，方爲雅謔。寶玉

所說雖非故典。說來恰似故典。况今人杜撰故典甚多。香玉之說。卽謂之故典可也。一語未了。只見寶釵走來。笑問誰說故典。黛玉笑道。你瞧瞧還有誰。寶釵道。原來是寶兄弟。怪不得他肚子裏故典原多。只是前兒夜裏芭蕉詩。就該記得。見別人冷得那樣。他急得只出汗。綠蠟之改。還在說嘴。真小器哉。

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

襲人到處周旋。無牴牾者。獨李嬖嬖指名罵之。寶釵到處周旋。無牴牾者。獨薛蟠破口罵之。類也。

李嬖嬖以襲人躺着不理。不知其有病。遂發作大罵。寶玉趕來分說。更遷怒於寶玉。罵襲人可喜。怒寶玉可嫌。

李嬖嬖罵襲人及寶玉。若非鳳姐走來一陣風。厭物不得去。趙姨娘怨寶玉罵賈環。若非鳳姐走來一席話。厭語還更多。

寶玉點頭歎道。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。只揀軟的欺負。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。上在他的帳上。寶玉此時。正被襲人所迷。偏於袒護。故有是說。

寶玉話未說完。晴雯在旁說道。誰又不瘋了。得罪他做什麼。便得罪了他。就有本事承任。不犯着帶累別人。所說未嘗不是。然衆人不言。獨晴雯言之。其心直口快。一如黛玉之爲人。故犯襲人之忌也。亦如之。

寶玉吃了飯。回到房中。見襲人朦朧睡去。晴雯綺霞等均找鴛鴦琥珀等要錢去了。獨麝月一人在外間燈下抹骨牌。寶玉問怎麼不同他們去。麝月道。這屋子交給誰呢。上是燈。下是火。那些老婆子小丫頭。老天拔地伏侍了一天。也該叫他們歇歇頑頑去。所以我在這裏看着。寶玉聽了這話。公然又是個襲人。晴雯爲黛玉小照。而似晴雯者。又有五兒。襲人爲寶釵小照。而似襲人者。又有麝月。此影外影也。

寶玉吃飯未回。麝月即將老婆子打發歇去。小丫頭打發頑去。於是踵襲人之後而爲右傳之二章。

寶玉要睡。爲時尙早。乃替麝月篋頭。晴雯走來取錢。見了冷笑道。哦。交盃盞還沒吃。倒上了頭了。寶玉笑道。你來。我也替你篋篋。此應酬話耳。晴雯道。我沒這樣大福。說着。拏了錢。摔簾子出去了。寶玉笑道。滿屋裏就只他磨牙。麝月忙向鏡中擺手。忽聽唿一聲。簾子响。晴雯又跑進來問道。我怎麼磨牙了。僮們倒得說說。麝月笑道。你去你的罷。何苦又來。晴雯笑道。你又護着。你們那瞞神弄鬼的。我都知道。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。說着一徑出去了。晴雯口角尖利。性情暴躁。似是剛愎難用之人。然而大節無虧。瞞神弄鬼之事所不屑爲。於以知忠節之臣。多出於剛直之士也。

晴雯所說交盃上頭及瞞神弄鬼等語。雖是一時嘲笑。却是本文點題。

寶玉通了頭。命麝月悄悄的伏侍睡下。不肯驚動襲人。今夕何夕。抱衾與裯。麝月意外之遭也。然襲人不病不至此。襲人病。麝月之幸也。

寶釵看賈環也如寶玉。並無他意。此外面優容也。然豈優容賈環哉。爲結納趙姨娘地耳。卽此一語。皮裏亦有陽秋。

賈環與鶯兒趕圍棋。輸錢放賴。被鶯兒奚落數言。便哭起來。適寶玉走來看見。因道。大正月裏哭什麼。這裏不好。到別處頑去。賈環回來。便對趙姨娘說。鶯兒欺負我。賴我的錢。寶玉哥哥攆我來了。小子狠會弄唇舌。

趙姨娘啐賈環道。誰叫你上高臺盤兒了。下流沒臉的東西。那裏頑不得。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。聽此聲口。便知不是好貨。可巧鳳姐過身聽見。便隔窗說道。小孩子家。一點兒錯了。你只教導他。說這樣話做什麼。此言是也。又道。憑他怎麼去。還有太太老爺管着他呢。就大口的啐他。他現是主子。

橫豎有教導他的人。與你什麼相干。此則言之過當。妾不得唾罵於其子。嫡庶之分。嚴。母子之義。蔑矣。

寶玉正和寶釵頑笑。聽說史湘雲來了。抬身就走。寶釵要他等着同行。過賈母這邊來。與湘雲廝見。正值林黛玉在旁。問寶玉在那裏來。寶玉說在寶姐姐家來。黛玉冷笑道。我說呢。虧在那裏絆住。不然早就飛了來了。一語而機帶雙敲。似乎口角尖利。然正打着寶玉痛處。若非寶釵約與同行。爲蓮步牽緩。豈不三步兩腳。飛奔來耶。故寶玉無可抵賴。不免老羞成怒。

寶玉道。只許和你頑。替你解悶兒。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。你就說這話。黛玉道。好沒意思的話。去不去。管我什麼事。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。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。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。讀者據此一端。又謂黛玉脾氣不好。不知咎亦在寶玉。當黛玉譏刺之時。寶玉只宜付之一笑。或作別樣解說。乃以

解悶之言相怨懟。以致觸發嬌嗔。豈非莽撞。謂之莽玉不誣也。幸而隨來勸慰。否則溫存二字。尙欠些些。

寶玉忙跟了來問道。好好的又生氣了。就是我說錯句話。到底也還坐在那裏。和別人說笑一會子。又自己來納悶。不辯前事之是非。不責氣量之褊小。先自認錯一句。隨用關切之言。深得和解之法。黛玉道。你管我呢。亦不提前事。惟拒絕關切之詞。寶玉笑道。我自然不敢管你。只是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。更爲切實著明。以示關切之甚。黛玉道。我作賤了我的身子。我死我的。與你何干。偏不受其關切。且更追進一層。蓋人當怨恨未消。溫語訖歸無用。悲怒相激。立論尤多違心。何干一語。違心之論也。確是角口常情。至死之一字。尤得女兒聲吻。

寶玉笑道。像只管這樣的鬧。怕還我死呢。倒不如死了乾淨。答他怕死之言。

初以黛玉說死爲忌諱。茲則自亦說死。蓋不忍聞者。黛玉之死。已則無所不忍也。黛玉道。正是呢。要這樣鬧。不如死了乾淨。硬將寶玉自咒之言。作爲咒我。非故爲鑿柄也。口雖不和。心仍憐惜。不忍寶玉自咒其死。故以身承之。而寶玉尤不安也。忙分辯道。我說自家死了乾淨。別錯聽了話。賴人。彼此爭自咒死。絕不傷犯於人。此等角口。惟伉儷間有之。次則兄弟姊妹有之。餘皆不類。啣噀半日。迄未追理前事。看去似是閒文。不知係爲後文重來勸慰作宕筆。若無此一段。文氣便促而不舒。

正說着。寶釵走來。說史大妹妹等你呢。說着便推寶玉走了。明知黛玉賭氣。寶玉來賠小心。乃特地來將寶玉推走。使黛玉悲憤益深。此寶釵火上加油之詭曲也。豈真湘雲等着哉。如果等着。倩一婢呼之足矣。何勞寶釵作氤氳使耶。

別人推走寶玉猶可耐。寶釵推走不可耐。恍若婦與夫勃谿。忽來一人。將其夫拽去。視之乃平日所極不快之小姑也。其婦不覺氣憤填胸。而亦無可如何。惟嗚咽零涕而已。寶釵此來。正如小姑拽哥哥以去。使嫂嫂冷落向隅。實令人有不堪之處。黛玉當此。能無益加悲憤。悶向窗前流淚也哉。

沒兩盞茶時。寶玉仍來了。黛玉見了。越發抽抽噎噎哭個不住。此尤兒女常情。寫來畢肖。

黛玉無寶釵。淚債幾無時而償。有寶釵而淚無蘊時矣。盈盈秋水。點滴如珠。自今日始。

寶玉見黛玉這樣。知難挽回。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。蓋知寶釵拽走之後。其氣更甚。雖千百樣款語溫言都難回挽。必得開誠見性之語。切實言之。始足平其氣。而回其噴。而開誠見性之語。又礙難明言。故斟酌再三。

而有後文之說也。

黛玉道。你又來做什麼。死活憑我去罷了。橫豎有人和你頑耍。比我又會作。又會寫。又會說。又會笑。又怕你生氣。拉了你出去。你又來做什麼。所云會作。會寫。會說。笑。皆指寶釵而言。並無湘雲在內。湘雲雖兜攬。寶玉亦鍾情。然不過風月之情。無礙婚姻之事。故不慮亦不恨也。

寶玉忙上前悄悄說道。你這個明白人。難道連親不隔疎。後不僭先。也不知道。我雖糊塗。却明白這兩句話。頭一件。僭們是姑舅姊妹。寶姐姐是兩姨姊妹。論親戚。他比你疎。第二件。你先來。僭們兩個一桌吃。一床睡。自小兒一處長大的。他是纔來的。豈有個爲他疎你的。或曰。寶玉此說。似是而非。男女之間。用情深淺。豈在親戚先後之分哉。又豈在同桌吃。同牀睡。一處長大哉。世罕有似漆如膠。誓同生死之恩愛。伉儷一遇。狐媚便移情而分寵。甚且轉愛。

而成仇。然則親疎先後同吃同睡同長大之說。顧可恃乎。宜黛玉聞之而佛然也。余曰否。此等淺近意義。無以釋黛玉憂疑。玉豈不知而漫爲是邪說乎。蓋有深意存焉。黛玉之不悅寶玉與寶釵親厚。是慮寶釵有奪婚之心。非妒寶玉有私釵之心。寶玉善體人情。早知其故。其所以爲此言者。正以釋其憂慮之心也。所云姑舅兩姨。分明謂黛玉爲賈母外甥。寶釵不過王夫人姪女。以親戚勢分而論。孰敢以王夫人姪女。而奪賈母外甥之婚姻乎。而況黛玉親事訂定在先。雖尙秘其事。而同吃同睡同居處。則宛然吉禮之已成。寶釵縱有奪婚之謀。又豈能敗先訂之盟。已成之局乎。此寶玉所說之意也。未便明言。略爲舉示。而黛玉不察。以爲寶玉所說。疑其有醋妒之心。故啐道。我難道叫你疎他。我成了什麼人了呢。我爲的是我的心。按黛玉之心。以婚姻既秘而不宣。則事雖定。而人不知其已定。篡者可篡。悔者仍可悔也。今寶釵既

以金玉之說來。是其奪婚之計。決寶玉視同陌路。事尙無妨。若一垂涎。則寶母以寶玉之心爲心。必將委曲將順。舍其舊而新是謀矣。是寶玉願可與寶釵親厚乎哉。而無如不能割捨也。則惟有宣示襲人。央求鳳姐。慫恿賈母。正名定分。分院別居。一如待養媳之禮。則篡者可息妄想。親事無虞。變更如此。則寶玉雖日夜與寶釵嬉戲歡娛。黛玉全不介意矣。此瀟湘之心也。世人不察。輒謂黛玉見寶玉與寶釵談笑。卽生醋心。是直望道而未之見也。豈不可憐。雖然。吾亦不敢非薄斯人也。文義本深奧。原非一目所能了然。又何怪其如賈政之立大觀園門外乎。

寶玉道。我也爲的是我的心。你的心。難道就知道你的心。絕不知道我的心。不成。按寶玉之心。原亦知黛玉不悅寶玉與寶釵親厚。非醋妒心。是憂慮心。其所以不爲區處者。一則婚旣訂盟。萬無翻悔更改。二則事經揭曉。未免彼

此參商曷若仍以兄妹居之。朝夕得親芳澤乎。至與寶釵親近。不過叙親戚之情話。破岑悶於無聊。並無愛才戀色之心。賈母何致有背盟改聘之事乎。卽或有之。而我所持既定。百折不回。又何能強我棄舊迎新乎。此怡紅之心也。他人不知。知己如黛玉。焉得不知。故黛玉心領神會。意解氣平。不復怨恨矣。非然者。黛玉道。我是爲我的心。此何心耶。寶玉道。你知道你的心。絕不知道我的心。此又何心耶。且籠統一語。又何能使黛玉氣平意解耶。是可於言外得之。若謂僕此評穿鑿附會。則請另出一解以惠教。

黛玉雖意解氣平。然不能驟爲和悅狀。於是低頭細想。想出一句轉帆收韉話來道。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人。再不知道你自己。樞人難受。就拏今日天氣。比分明冷些。你倒脫了青氍披風呢。寶玉笑道。何嘗不穿着。見你一惱。我一暴躁就脫了。黛玉嘆道。回來傷了風。又該餓着少吃的了。如此一轉。轉得妙。

不可言。非黛玉靈心慧舌。那得有此。

黛玉嘲湘雲。咬舌叫愛哥哥。湘雲道。我指出一個人來。你敢挑他。我就服你。黛玉問是誰。湘雲道。你敢挑寶姐姐麼。就算你是個好的。說得寶釵如此難犯。性情乖戾。不問可知。黛玉冷笑道。我當是誰。原來是他。這他字中有無限深情。

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

紅樓二百二十回中。未嘗稱人以賢。惟五十六回篇目曰賢寶釵。此回篇目曰賢襲人。不獨以賢稱寶釵。居然以賢稱襲人。如此彰明較著。而欺讀者。可謂惡極。讀者遂爲所欺。可謂愚極。然作者既以賢稱寶釵。又以賢稱襲人。以褒爲貶。已露端倪。則惡猶不惡。而讀者於此。猶不能類推。隅反。洞鑒作者之心。則其愚乃真愚耳。

史湘雲因黛玉嘲他咬牙。笑道：「我只保佑你明兒得個咬舌兒的林姐夫。那時纔現在我眼裏。」說畢，回身就跑。黛玉趕到門前，被寶玉攔手在門樞上攔住，勸解。適寶釵走來，笑道：「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，都丟開手罷。」輕輕一語，刺及兩人，口頭刻薄，如風如刀，而皮相者，獨責黛玉口角尖利，不知何心。寶玉送湘雲往黛玉房中安歇，直至二更多時，襲人催了幾次，方回自己房中來睡。次早天明時，便披衣靸鞋，往黛玉房中來，似此無夜無明，相親相愛，襲人焉得不吃醋哉。寶玉亦忽略之甚矣。

寶玉走到黛玉房中，見湘雲黛玉均臥未起，那黛玉嚴嚴密密，裹着一幅紅綾被，安穩合目而睡。史湘雲却一把青絲，拖於枕畔，所蓋之被，只齊胸。一彎雪白膀子，擡於被外。一則嬌怯堪憐，一則癡憨可掬，睡態亦關性情。寫來無不入妙。

寶玉見湘雲膀子擱在被外。歎道：睡覺還是不老成。回來吹了風，又曠肩窩疼了。一面說，一面輕輕替他蓋上。黛玉驚醒，湘雲不醒。雖是脫略，亦覺疎虞。寶玉就湘雲殘水洗臉。可謂雲水光中洗臉來。

寶玉央湘雲替他梳着頭。見鏡臺邊胭脂，拈來欲往口裏送。被湘雲從身後伸過手來，將胭脂打落。此胭脂纔從湘雲嘴上擦過來，故寶玉欲送入口，非好吃胭脂也。

寶玉昨送湘雲入黛玉房中，坐至二更不去睡。天方明，卽披衣鞞鞋，往黛玉房中來。見湘雲膀子擱在被外，替他蓋上。湘雲起來梳洗，就他殘水洗臉。又央告湘雲替他梳頭，更拈湘雲擦過嘴的胭脂，往口裏送。可謂心愛之至，垂涎之至矣。而黛玉親目所見，並無絲毫醋妒之心。卽寶玉見黛玉在旁，亦無絲毫防閑之意。足見黛玉非行妒之人。其所以屢爲寶釵與寶玉齟齬者，實

以寶釵有奪婚之意耳。是君子防微杜漸之心。非婦女拈酸吃醋之心。寶玉亦知之。故愛戀湘雲無所顧忌。作者特寫此一段。以曉讀者。讀者不察。不亦負作者之經營乎。

襲人走來。見寶玉這光景。知己梳洗過了。暗怒而去。適寶釵來找寶玉。襲人冷笑道。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。又歎道。姊妹們和氣。也要有個分寸。禮節。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。憑人怎麼勸。都是耳旁風。寶釵聽了。暗笑道。倒別看錯了這丫頭。聽他說的話。倒有些見識。於是閒言套問。留神窺察。竟大加敬愛。嘻。異哉。襲人此言。不過醋娘子之醋語耳。有何見識。若以物傷其類。例之。應加痛恨。何以肅然起敬乎。不知有深意存焉。寶釵欲奪黛玉婚姻。必先於賈母王夫人處用離間之術。而有其術。必先有其人。間嘗物色於紈鳳。迎探諸人。了無當意。趙姨娘雖可用。而其言不能達於賈母王夫人之耳。此

外桃嫉菊婢。無非柳質。藩姿莫可藉手。今見襲人一腔醋意。滿面嬌嗔。黑家白日之言。雖祇怨於寶玉。分寸禮節之語。實兼憾夫顰兒。允堪離木石而助金玉。呂不韋所謂奇貨可居者也。不圖於若輩中遇之。肅然起敬者。以此然猶恐二八雛鬟一時稚氣。怒時雖如蛙之足式。喉之必未能如樊之撲人。乃問其年紀家世。察其言論胸次。然後知蠶蠹有毒。蚩蚩足以撼大樹也。不覺大喜過望。心寫心藏。如范大夫遇西施於苧蘿村。非喜西施也。以其能沼吳也。又如嚴仲子厚轟政於枳深井里。非重轟政也。以其能刺韓傀也。此愛敬所由增也。自時厥後。寶釵於襲人。曲意交歡。多方聯絡。借他智力。遂我機謀。離黛玉夙緣。奪寶玉嘉耦。以致絳珠反本。頑石歸真。其醜皆肇於此日。極有關係之文。不可囫圇讀過。

甚寫襲人之妒。亦以形黛玉之不妒。

或曰。襲人之妒。焉知不在湘雲。寶釵何以決其爲黛玉而遽引爲己助乎。余曰。襲人此次醋妒。未必不兼及湘雲。然寶釵不及料也。以爲必爲黛玉而發。其言曰。憑人怎麼勸。都是耳旁風。分明是爲黛玉註脚。若湘雲偶來聚首。寶玉卽與朝夕相依。襲人未必勸而又勸。以此知其爲黛玉也。卽或明知爲湘雲。寶釵亦必引爲己助。何也。妒人者。人人可妒。今日妒湘雲。明日妒黛玉。但取其有嫉妒之心。資其行妒之力而已。而此時之妒。屬伊誰固可略而不論也。

或又曰。無明無夜。出入香閨。固由寶玉過於脫略。亦由黛玉失於防閑。設黛玉於寶玉入房時。卽正顏厲色呵叱去之。又烏致召襲人之怒。啓朋比之奸乎。此黛玉自貽伊戚。夫復何尤。余曰不然。寶玉不梳洗。襲人之怒。猶不甚。乃因一縷青絲。兩彎白膀。撩撥得寶玉心神。於是就餘水以洗臉。夾纖手

以梳頭。致襲人見之。大怒而去。然則飛來之禍。湘雲實貽之。於黛玉何尤。

寶玉問襲人道。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。見我進來就跑了。問一聲不答。再問時。襲人方道。你問我麼。我那裏知道你們的緣故。寶玉笑道。怎麼又動了氣了。襲人冷笑道。我那裏敢動氣。只是從今別進這屋子。橫豎有人伏侍你。再不必支使我。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。分明爲梳洗吃醋。寶玉猶不悟。寶玉真呆傷。

寶玉見襲人生氣。問不出原故。因問麝月。麝月道。我知道麼。問你自己就明白了。又是一個悶葫蘆。

寶玉見襲人不理他。便賭氣睡在自己牀上。微微的打鼾。襲人料他睡着。拿一領斗篷替他蓋上。唵的一聲掀去了。仍合目粧睡。使性得有趣。少時吃飯回來。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。麝月在旁抹骨牌。知麝月素與襲人親厚。一并

連麝月也不理。揭簾自往裏間來。麝月跟進。忙推出道。不敢驚動你們。遷怒得有趣。自己丫頭。不知名字。糊塗得有趣。受了襲人悶氣。無處發洩。說蕙香玷辱好名好姓。無理得有趣。

玷辱好名。是說蕙香。玷辱好姓。則說襲人矣。指桑說槐。不料寶玉亦會調舌。芸香改蕙香。蕙香改四兒。名字亦左遷。奇。

賈政挑釁襲人名字。寶玉挑釁蕙香名字。奇。

寶玉謂蕙香玷辱美名。誰知是乖巧不過的丫頭。見寶玉用他。變盡方法籠絡。然則蕙之爲蕙。尙克名稱其實。寶玉應自悔肉眼矣。亟宜追轉芳名。雙手奉趙庶可補過。

寶玉千古妙人。續南華千古妙筆。曰。焚花散麝。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。誓不聽勸。卽是誓不改過。此卽東坡先生天不生蠶我亦不食之意。狀寶釵之仙。

姿。灰黛玉之靈。毀喪滅情意。而閨閣之美。惡始相類矣。卽佛經所謂無色界。乃至無意識界。覺天地鍾靈。山川毓秀。皆爲多事。戕其仙姿。無愛戀之心矣。灰其靈竅。無才思之情矣。則與西廂詞云。你也掉下半年丰韻。我也颺去萬種思量。同一奇妙。至末句曰。彼釵玉花鬢者。皆張其羅而穴其隧。所以迷眩纏陷於天下者也。則更舉頭天外。大聲疾呼。爲天下萬世。發聾而振聵。莊周復起。當把臂入林矣。惟襲人妒忌。未嘗不兼湘雲。文中不提湘雲。於是襲人專妒黛玉矣。黛玉危哉。此亦筆下疎忽之病。

寶玉次早醒來。將昨日之事。付之度外。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。恐他涼了。便去解他衣鈕。被襲人將手推開。又自扣了。只算答他昨日掀斗篷之氣。襲人道。你睡醒了。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。從今偕們兩個丟開手。橫豎那邊膩了。過來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。我們這起東西。可是白玷辱了好。

名好姓的。玷辱好姓。固是說襲人。玷辱好名。實是說蕙香。襲人一總攪了來。好笑。

什麼四兒五兒。是醋上加醋。蕙香亦危矣哉。

黛玉來寶玉房中。見所續南華經。又氣又笑。因提筆續一絕云。無端弄筆是何人。剿襲南華莊子文。不愧自家無見識。却將醜語詆他人。謂此文必因襲人醋妒而作。然襲人醋妒在湘雲梳頭。乃舍湘雲而言釵黛。何見識之不明耶。

賈璉因巧姐出天花。搬出外書房。獨寢難熬。只得選小廝來出火。此無聊之極思。其實賈璉不愛此道。故隨與多姑娘交好。

多姑娘較智能。比兒鮑二家的。尤爲淫浪。爲紅樓極不愛惜之人。故與賈璉宣淫。備極描寫。

巧姐痘愈。賈璉由外搬回。被平兒於枕套中抖出一縉青絲髮來。賈璉正在央告。只聽得鳳姐聲音進來。見了賈璉。便問平兒。前日拿出去的東西。都收進來沒有。平兒道。收進來了。鳳姐道。可少什麼沒有。平兒道。細細查了。並沒少一件。鳳姐又道。可多什麼沒有。前一問在人意中。後一問匪夷所思。豈知果然多出一物來。鳳姐善於料人。善於料事。

賈璉因平兒替他遮掩頭髮之事。俟鳳姐出房。卽摟着平兒求歡。被平兒奪手跑了出來。賈璉知是怕鳳姐。乃發作道。你別怕他。等我性子上來。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。只許他和男子說話。不許我和女人說話。我和女人說話。略近些。他就疑惑。他不論小叔子姪兒。大的小的。說說笑笑。就不怕我吃醋了。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。然則璉二爺亦知其故。但欲奮乾威。懾閫令。竊恐如王渥詩。刀振臺綱事所難耳。

鳳姐走來。見平兒在牕外問道。要說話。怎麼不在屋裏。跑出來隔着牕子。是什麼意思。賈璉在內接嘴道。你可問他。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。平兒道。屋裏一個人也沒有。我在他跟前做什麼。鳳姐笑道。正是沒人纔好呢。鳳姐這話。原是說賈璉。乃平兒問道。這話是說我麼。鳳姐見問。若說是說二爺。便無趣味。乃笑道。不說你說誰。平兒道。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。說着也不打簾子。一徑往那邊去了。平兒居然使性子。發作鳳姐是好健兒。

平兒道。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。不知是何好話。惜未一聆。

鳳姐見平兒有氣去了。自掀簾子進來。道。平兒丫頭瘋魔了。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。仔細你的皮要緊。平兒無禮。鳳姐乃遷怒賈璉。或曰。仔細你的皮。是罵平兒。余曰。非也。平兒已去。鳳姐進房。祇有賈璉在內。自然是罵賈璉。故後文又重言道。都是你興得他這樣。我只和你算帳。

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

賈母獨資爲寶釵作生日。以其爲客而非自己人也。故曰幾席家宴。並無一個外客。只有薛姨媽史湘雲薛寶釵是客。餘皆自己人云云。不言黛玉是客。可知已與紈鳳伍矣。

賈母問寶釵愛聽何戲。愛吃何物。寶釵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。迎合之工如此。逢時利器也。

寶釵謀婚。與唐僧求經。同一不畏艱苦。故點戲點西遊記。崑曲中詞藻佳妙者。指不勝屈。卽山門八支。亦多可喜。寶釵何獨稱賞。漫拭英雄淚一支乎。蓋先兆也。其詞有云。沒緣法。轉眼分離。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望。那裏討烟簫雨笠捲單行。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。後黛玉婚姻被寶釵奪。占寶玉不願行。豈非沒緣法轉眼分離乍乎。黛玉旣亡。寶玉於釵襲無所系戀。豈非赤條

條來去無牽罣乎。是後日之烟簃雨笠。破鉢芒鞋。皆寶釵今日有以啓其機也。故標目曰聽曲文寶玉悟禪機。以事在後而機動今日也。寶釵其何說之辭。

史湘雲薛寶釵等。以戲子比黛玉。因而與寶玉角口。讀者據此一端。便擬黛玉性情乖僻。豈知黛玉固自坦然耶。其與寶玉角口者。以其不應與雲兒施眼色於前。明心跡於後。固寶玉有以招之使然。非黛玉修怨於衆人。遷怒於寶玉也。不觀取寶玉偈詞與湘雲寶釵同看乎。可知其方寸中。並無介蒂。黛玉何嘗乖僻哉。假使黛玉以戲子比湘雲寶釵。必破口而詈。反眼若仇。

何以知湘雲寶釵必破口而詈。反眼若仇乎。湘雲見寶玉暗使眼色。以爲給看臉嘴。便欲束裝辭去。度量不能容一粟。已有明徵。後寶玉謂寶釵道。怪不

得他們拏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。寶釵聽說勃然大怒。不獨明譏寶玉。抑且遷怒顰兒。指顰兒以發惡聲。借李逵以爲奚落。搖唇鼓舌。刺刺不休。夫楊妃戲子。相去何止逕庭。而况寶玉長姊。卽是貴妃。寶釵初心。欲爲贊善。區區皇商之女。上擬皇帝之妃。於卿亦不爲辱。釵且不能耐如此。設使寶玉以戲子比之。且出自黛玉比之。吾不知更如何大怒。如何發作矣。性情渾厚之人。顧如是乎。然則黛玉待人接物。其渾厚當在湘釵以上。儻必謂其性情乖僻也。何哉。

湘雲回房。令翠縷收拾衣包。明早就回去。在這裏看人家臉嘴做什麼。寶玉見他如此。知是錯怪了他。忙近前解說。湘雲摔手道。你那花言巧語。別望着我說。我原不如你林妹妹。別人拿他取笑。都使得。只我說了。就有不是。我原不配說他。他是主子小姐。我是奴才丫頭。寶玉急得說道。我倒是爲你。爲出

不是來了。我要有壞心。立刻化成灰。教萬人踐踏。湘雲道。大正月裏。少信口胡說。你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。說給那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。別教我啐你。說着。至賈母裏間。忿忿的躺着去了。雲兒好大氣。真如一塊暴炭。不獨面叱寶玉。且將無辜之黛玉。罵了許多。還說黛玉是小性兒行動愛惱人。會轄治人。真是丈八燈台。照見人家。照不見自己。好笑。湘雲怪寶玉不應施眼色。平空將黛玉狠狠譏詈。實屬無理取鬧。而黛玉明瞭聽得。竟無怪意。此豈湘雲寶釵所能幾及乎。

寶玉被湘雲奚落。得了沒趣。又來尋黛玉。誰知黛玉惱得更兇。爲好成怨。因愛成仇。天下事往往如此。可知排難解紛四字。極不易爲。而況閨閣之中。女兒之性。其居間也不亦難乎。寶玉可笑而亦可憐。

黛玉向寶玉冷笑道。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。拏着我比戲子。給衆人取笑。寶

玉道。我並沒比你。也沒笑你。爲甚麼惱我呢。黛玉道。你還要比。還要笑。你。不比不笑。比人家比了笑了的。還利害。寶玉聽說。無可分辯。讀之令人失笑。有僧與婦同舟渡。僧目視不已。婦罵曰。和尚看婦人耶。批其頰。僧理細。瞑目坐。婦又批之。僧嘆曰。我今番不會看婦。比看了還利害。僧無可分辯。又一士人納一妾。妻妒之。每宿妾處。妻必擲盤盞罵婢女作諸惡態。一夕士人將如妾所。見妻怒目立於庭。因逡巡轉赴妻室。妻作諸惡態如故。士人曰。我今夕不會去。妻曰。比去了還利害。士人亦無可分辯。凡此皆無情理語。却是極聰明語。辯士無可置喙。聽來最解人頤。

黛玉道。你和雲兒施眼色。是安的什麼心。莫不是他和我頑。就自輕自賤了。他是公侯小姐。我是貧民家丫頭。此兩語。因雲兒有主子奴才之說。而及之耳。還是譏寶玉。不是怪湘雲。

湘雲以戲子比黛玉。寶玉施眼色於湘雲。湘雲惱寶玉而並及黛玉。黛玉不怪湘雲而專怪寶玉。不怪湘雲而專怪寶玉。猶可說也。惱寶玉而並及黛玉。不可說也。

黛玉又道。你却也是好心。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。一般也惱了。你又拿我作情。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。你又怕他得罪了我。我惱他。與你何干。他得罪了我。又與你何干。擊兒此問。寶玉真無以自解。山木自寇。源泉自盜。惟恨自家多事而已。無可分辯。只得轉身回房。

小性兒行動肯惱人。本係雲兒說黛玉之語。黛玉却硬派寶玉所說。蓋推雲兒之心。置寶玉之腹也。奇文。

襲人見寶玉回房納悶。以他事來解說。道。今兒看了戲。又勾出幾天戲來。寶姑娘定要還席的。寶玉冷笑道。他還席不還席。與我無干。襲人道。大正月裏。

娘兒姊妹們都喜喜歡歡。你又怎麼這個形景了。寶玉冷笑道。他們娘兒們姊妹們喜歡不喜歡。也與我無干。受了黛玉兩個何干。卽答。襲人兩個無干。蓋其心中正消不下兩個何干。不住在口中沉吟。故聞襲人之言。不覺脫口而出也。讀之失笑。

襲人又笑道。他們隨和。你也隨和些。豈不大家喜歡。寶玉道。什麼大家。彼此他們有大家。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。言及此句。不覺淚下。再細想這句意味。不禁大哭起來。蓋寶玉所牽掛者。惟黛玉。其方寸總欲與黛玉合爲一人。休戚與共。痛癢相關。雖隔形骸。不隔心性。夫然後快於心而無毫髮之憾。今黛玉自言我惱他。與你何干。他得罪我。與你何干。是不獨爾爲爾。我爲我。分明拆作兩人。且視我爲毫不相關之陌路人矣。黛玉既視我爲陌路人。則渺渺予懷。有何牽掛。卽今日烟簑雨笠。破鉢芒鞋。捲單而行。隨緣而化。亦未始

不可由是頓起超凡之念。不復存惜玉之心。且將富貴繁華。天倫樂事。亦付之流水而已。念及此。不禁悲從中來。而大哭矣。故其偈詞曰。你證我證。心證意證。是無有證。斯可云證。無可云證。是立足境。所以發明此意也。意若謂。以你證我。以心意證心意。是我有心意於爾。而爾無心意於我。何干兩語。斯亦可爲無心意之證矣。而此外更無可證心意者。爾旣爾爲爾。我亦我爲我。卽此我爲我。便是我立足境。又寄生草詞起句云。無我原非你。從他不解伊。謂你心無我。原非你素日之爲人。而今忽爲是態。不解伊是何故。然我旣立足於我爲我之境。則亦不必索解矣。聽其無我可也。文頗古奧。細繹自得。寶玉喜讀莊老。故有此手筆。

黛玉將偈詞拏回房來。與湘雲同看。次日又與寶釵看。寶釵道。這個人悟了。都是我。不是我。是我。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。這些道書機鋒。最能移性。明兒

認真起來。說些瘋話。存了這個念頭。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。我成了個罪魁。寶釵生日演戲。既點唐元奘西遊求經。又演魯智深醉打山門。又念寄生草詞給寶玉聽。似此多方啓迪。自足移其性靈。後日寶玉出亡。皆寶釵今日有以啓其機也。其爲罪魁。不信然乎。

寶釵將偈詞撕個粉碎。黛玉道。不該撕了。等我問他。你們跟我來。包管他收了這個癡心邪說。意黛玉此去。必將詰以深微之旨。元妙之詞。使之愕然不能對。憬然復其初。豈知所問。不深微而淺近。不元妙而顯明。匪夷所思。

黛玉笑道。寶玉。我問你。至貴者寶。至堅者玉。爾有何貴。爾有何堅。寶玉不能答。妙妙。不遠取譬。而卽以其名字相詰問。已使寶玉不能置喙。足以奪其氣而息其念。而況偈詞之續。更進一層。寶玉能無爽然自失。皇然自反乎。然則寶玉走入魔道。謂寶釵陷之。黛玉拔之也可。

無可云證。是立足境。似已推義至盡。乃黛玉續云。無立足境。方是干淨。猶之太極而無極。黛玉見界。自高出寶玉上。不必有寶釵六祖之說。而寶玉已五體投地。息其禪心矣。

元妃差人送出燈謎。要衆人猜。寶釵近前一看。是首七絕。並無新奇。口中只說難猜。故意尋思。其實一見早猜着了。如此小事。亦必狡獪欺人。推寶釵之心。不過自欲顯才。不肯便宜他人。卒之迎春賈環之外。人人猜着。狡獪奚爲乎。

賈母等八個燈謎。均與各人情事相關。合作者真要嘔出心肝。

賈母荔枝云。猴子身輕站樹梢。謂身處高而無定性。以比後來賴婚別婚。

賈政硯臺云。體自端方。質自堅硬。雖不能言。有求必應。謂賈政貌雖端方。堅硬。似不可干以非禮之言。然暱愛者言之。則有求必應。如後文與薛蟠關說。

人命。及以銀易黛之舉。皆聽枕邊言也。

元春爆竹云。能使妖魔盡摧。身如束帛。氣如雷。一聲震得人方恐。回首相看已化灰。謂元春雖爲椒房之貴。而轉瞬卽堯。

迎春算盤云。天運人功理不窮。有功無運也難逢。因何鎮日紛紛鬧。祇爲陰陽數不同。謂女適富家郎。其父之爲謀非不善。然亦須有命以濟之。若終日反目。無伉儷情。是男女之配耦。不相當也。人算雖工。其如命定何。

探春風箏云。階下兒童仰面時。清明粧點最相宜。遊絲一斷渾無力。莫向東風怨別離。謂身雖高適。配耦亦相宜。惟遠去海疆。未免悲離別耳。

黛玉更香云。朝罷誰攜兩袖烟。謂香玉聯盟。是誰手訂。而乃上下其手。如變幻之烟雲。曰朝罷。則責在爲官之人。可知琴邊衾裏兩無緣。謂賈政事無把握。遂使我與寶玉無琴瑟衾枕之緣。曉籥不用。雖人報。謂明暗相易。不報主

家。午夜無煩侍女添。謂曖昧而行。並瞞侍女。焦首朝朝還暮暮。煎心日日復年年。上句謂寶釵朝夕焦勞。惟圖篡奪。下句黛玉自歎。謂長年抑鬱。恐失婚姻。光陰荏苒。須當惜。風雨陰晴。任變遷。謂人生何常。當惜者節義。一任人事變遷。總宜堅守不移。死而後已。

寶玉鏡子云。南面而坐。北面而朝。謂黛玉親事。雖從南邊訂定而來。而北堂萱草。又背而他向。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謂黛玉亦憂。黛玉亦喜也。黛玉與寶玉相像。故象字貼黛玉說。由是推之。象病亦病。象亡亦亡。

寶釵竹夫人云。有眼無珠腹內空。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葉落分離別。恩愛夫妻不到冬。有眼無珠。一譏賈母以寶釵爲賢女。一寶釵自詈。以寶玉爲情郎。豈知強合不久。卽拋棄耶。

八個燈謎。賈政個個猜着。亦個個說明。獨寶釵竹夫人不說明。不以夫人兩

字予寶釵也。

賈政見所作燈謎，都無吉兆。寶釵所作，更覺不祥。看來都非福壽之輩。大有悲感之狀。賈政於此等處，略有明識。

賈母見賈政在此拘束得衆姊妹不得高興，將賈政攆去歇息。孫權曰：顧公在坐，使人不樂。嚴憚於其君也。賈母以賈政在坐，合席不歡。嚴憚於其母也。嚴憚於君，自是端重。嚴憚於母，實屬迂拘。端重可敬，迂拘可嫌。賈政爲人，除清客相公樂與下齒棋外，大約無不厭嫌者。家庭貴和煦，樂事叙天倫，況有萱慈，尤當承歡博笑。何貴一副板板臉，使老母雛兒一堂骨肉，皆在秋風秋雨中耶。

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

元妃命將歸省時一切題詠，編出次序，泐石於大觀園，較請名公巨筆題詠。

更饒娥媚。

賈政欲將小沙彌小道士發往各廟。鳳姐回王夫人。商允賈政留養家廟。鐵檻寺名爲備貴妃承應。實則欲調劑賈芹管理。徒耗錢糧。又難照管。祇知狗私不顧害公。

賈璉欲派賈芸事。不可得。小沙彌小道士。鳳姐又執欲派賈芹管。因謂鳳姐道。好容易出來一件事。你又奪了去。此與漢武帝謂田蚡。君除吏盡。未。吾亦欲除吏。同一可笑。

大觀園若謹敬封鎖。未免大殺風景。元春命衆姊妹入園居住。不使佳人落魄。花柳無顏。真是通品。更妙諭寶玉一並入園。於是名園花柳。公子佳人。皆無缺憾。

寶玉得住大觀園。如魚縱淵。蝶入花叢。然非元妃有命。不獨賈政關節難

通。卽賈母亦未必能割捨。有元妃之命。而賈政不敢違。而賈母且爲之喜。寶玉聞有人圍之命。正在高興。忽見丫嬛來說。老爺叫。登時掃了興。臉上轉了色。拉着賈母扭股兒糖似的。死也不敢去。經賈母再三安慰。並令嬖嬖送去。然後一步挪不到三寸。踏了過去。父也而使其子畏之如虎。何爲也哉。寶玉踏到王夫人這邊。只見衆丫頭都在廊簷下。抿着嘴兒笑。金釧兒一把拉住。悄悄說道。我嘴上是纔擦的香漬胭脂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。雖是一時打趣。而風情浪態。自有可觀。

賈政見寶玉神彩飄逸。秀色奪人。又看見賈環。人物委瑣。舉止粗糲。忽又想起來。起賈珠來。又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兒子。自己鬍鬚將已蒼白。因此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。不覺減了八九。此一時之明白耳。轉瞬卽昧之矣。賈政於賈環。莫知其子之惡。猶在人情物理之中。於寶玉。莫知其子之好。則出乎

聖人意料之外。好惡拂人之性。不知是何肺肝。

賈政把平日厭惡寶玉之心。滅了八九。可知平日厭惡寶玉。不止十分。宵榮二公見警幻。珍重而託之。賈政於寶玉。瓦礫而視之。親生之子。且不辨賢愚。而何有於釵黛。

襲人兩字。如何可使賈政聞知。偏王夫人無意中說了出來。賈政便問誰叫襲人。王夫人不知其意。答道。是個丫頭。賈政道。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。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。此時王夫人方知襲人兩字。有些不妥。忙掩飾道。是老太太起的。初不料兩字有出典。非老太太所能起也。欲蓋彌彰。口吻畢肖。賈政道。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。一定是寶玉。寶玉見瞞不過。只得起身回道。因素日讀書。曾見古人有句詩云。花氣襲人知晝暖。因這丫頭姓花。便隨意起的。寶玉起名。固因姓花用典。作者命意。實謂襲婚予人。

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。回去改了罷。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。王夫人雖爲緩頰。究竟不知觸怒因何。

賈政道。其實也無妨礙。不用改。只可見寶玉不務正。專在這穢詞豔詩上做工夫。既無妨礙。何必生氣。花氣之句。何嘗是豔詩。如此迂腐。鄭衛之詩。應刪矣。

賈政說畢。斷喝一聲。作孽的畜生。還不出去。既罵復攆。厭惡之心。畢竟未減。寶玉漫漫的退了出來。向金釧兒伸伸舌頭。帶着兩個老嫗。一溜烟去了。來時何緩去何急。剛走至穿堂。只見襲人倚門而立。見寶玉平安回來。堆下笑來。大有去時兒女悲。歸來笳鼓競之象。

襲人以爲寶玉平安回來。豈知爲卿芳名吃一大碰耶。

大觀園房屋。以怡紅院瀟湘館兩處爲最。一居寶玉。一居黛玉。大居正也。

衆姊妹搬入大觀園。登時園內花招繡帶。柳拂香風。祇八字耳。便覺形容盡致。

寶玉自進園來。每日只和姊妹丫嬛們一處。或讀書寫字。或彈琴下棋。作畫吟詩。以至描鸞刺鳳。鬪草簪花。低吟悄唱。拆字猜枚。無所不至。神仙不若也。有癡人說夢曰。吾做一日寶玉。死也願。調之者曰。做逢魔之寶玉。一日願乎。曰。護持多佳麗。吾何爲不願。曰。做受答撻之寶玉。一日願乎。曰。抱痛有仙姝。吾何爲不願。曰。做矮屋中三篇文章一首五律之寶玉。一日願乎。其人語塞。然則除在矮屋中數日。其餘皆神仙境界也。

寶玉看會真記。在沁芳橋邊桃花樹下石上。庶乎不負此妙文。正看到落紅成陣。只見一陣風過。樹上桃花吹下一斗來。落得滿身滿書滿地。皆是花片。妙人妙境。正如天女散花。

寶玉正在兜花瓣。捋入池內。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寶玉一回頭。却是林黛玉。肩上擔着花鋤。鋤上掛着紗囊。手內擎着花帚。走來。妙人妙景。便如仙姑掃花。寶玉此時。惜未見邯鄲夢掃花之詞。若見之。定先以翠鳳毛翎紮帚。又相戲矣。

寶玉怕踐踏落花。欲掃入水內流去。黛玉謂擗在水內流出去。有人家的地方。仍舊遭塌。不如將花掃入絹袋。埋入花塚。日久隨土化了。豈不干淨。此卽傷詞所謂無立足境。方是乾淨。

寶玉聽了。喜不自禁。笑道：「待我放下書。幫你收拾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書？」寶玉見問。慌的藏之不及。便說道：「不過是大學中庸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又在我跟前弄鬼了。趁早兒給我瞧瞧。好多着呢。」寶玉豈是看大學中庸之人。此處又豈看大學中庸之地。遮掩得太離經。宜黛玉訶斥也。

寶玉道。妹妹若論你。我是不怕的。你看了。好歹別告訴別人。真正這是好文章。你若看了。連飯也不想吃。一面說。一面遞了過去。黛玉把花具放下。接書來。從頭看去。越看越愛。不頓飯時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。但覺詞句警人。餘香滿口。雖看完了。却只管出神。心內還默默記誦。西廂詞得此兩人吟誦。更覺香豔。

寶玉笑謂黛玉道。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。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。黛玉聽了。不覺帶腮連耳通紅。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。瞪着兩隻似睜非睜的眼。桃腮帶怒。薄面含嗔。指着寶玉道。你這該死的。胡說好好的。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。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。我告訴舅舅舅母去。寫得黛玉正氣凜然。非禮之言。難犯如此。其能湯他一湯乎。女門生蓮仙女史曰。西廂詞云。若能穀湯他一湯。湯字當作探字。叶作湯字。余曰。詞曲多方言。不必強作解人。

蓮仙曰。先生解字。亦當作改字。余爲之莞爾。

黛玉說到欺負二字。就把眼圈兒紅了。轉身就走。眼圈兒紅。自是心中孤慘。轉身就走。則以欺負二字。亦出西廂拷豔篇。中老夫人云。我的孩兒。今日被人欺負了也。猛想到二字不可自居。故轉身疾走。

寶玉着了忙。向前攔住道。好妹妹。千萬饒我這一遭。原是我說錯了。若有心欺負你。明兒掉在池子裏。叫癩頭鼉吃了。變一個大忘八。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。病老歸西的時候。我往你坟上駝一背子碑去。詭譎奇誕如此。黛玉聞之。能無嫣然哉。

寶玉此誓。亦非漫爲是言。死必於池。以池有桃花也。桃花流水杳然去。故願隨波而逐流。攻碑龜跌。皆石所爲。化身爲龜。卽是返璞而爲石。且相與長守佳城。不啻死則同穴也。非野戰之文。

黛玉初入園。首事埋花之塚。繼聞坟碑之盟。大非吉兆。停機之德。詠絮之才。其將埋沒於此園乎。

黛玉一面揉着眼。一面笑道。一般唬得這個調兒。還只管胡說。呸。原來也是一個銀樣蠟槍頭。仍以西廂詞斥之。雋峭無比。

寶玉笑道。你說說你這個呢。我也告訴去。此從玉簪記琴挑偷詞齣中學來。先是潘必正唐突陳妙常。妙常薄怒道。潘相公。你屢屢出言譏訕。莫非春心飄蕩。塵念頓生。待我告訴姑母。看你如何分解。後被潘必正偷得妙常情詞。內有午夜靜中思動。遍身欲火難禁。強將津唾嚥凡心。怎奈凡心轉甚之句。乃齋之曰。我也告訴姑母去。說你養得好徒弟。題寫情詞。引誘我書香子弟。看你如何分解。寶玉曾閱此記。故能有此機鋒。惜黛玉未經寓目。置而不答。否則更當轉出妙文來。

寶玉黛玉。正將落花掩埋妥協。忽襲人走來道。我那裏沒找到。摸在這裏來。語殊帶刺。以有黛玉在也。可惡。

寶玉去後。黛玉走到梨香院牆角外。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。歌聲婉轉。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。雖未留心去聽。偶然有二句吹到耳內。明明白白。一字不落道。原來是姦紫嫣紅開遍。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。此牡丹亭遊園曲文也。西廂記牡丹亭。皆千古妙文。一日之間。而呈於黛玉之耳目。默契黛玉之芳心。可謂文章有幸矣。

西廂記。賴婚之文也。牡丹亭。死後圓合之文也。黛玉初入大觀園。首閱西廂記。繼聽牡丹亭。一證生前賈母賴婚。一證死後仙緣重合。豈閒筆哉。僕嘗謂賈母賴婚。寶黛仙合。未嘗不有疑之者。觀此可無間然矣。

黛玉聽了兩句。十分感慨纏綿。便止步側耳細聽。李奢擲笛。有此雅致。無此

深情。

黛玉又聽唱道。良辰美景奈何天。賞心樂事誰家院。不覺點頭自歎。心下自思。原來戲上亦有好文章。可惜世人只知看戲。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。茫茫宇宙。知音幾何。吾有老友。愛梨園。暇輒召演。無十日之曠。問以曲文。則茫然。有隣兒善讀書。呀。唔。靡問朝夕。試以字。則目不識丁。龐甲開藩湘楚。日講遴才。而所識則一錢奴。兵刑錢穀。無一知曉。惟善武媚而已。吾謂老友曰。公之聽戲。如隣兒之讀書。如龐甲之用才。友爲之驟然。

黛玉聽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兩句。不覺心動神搖。如癡如醉。站立不住。便一躡身坐在一塊山石上。細嚼那八個字的滋味。或有譏其過情者。余曰。此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之說也。佳人才女。未有不珍惜韶華者。而況如花美眷。獨膺天眷優隆。似水流年。莫駐少年顏色。又何怪多情者之一往情深。

也。

黛玉又想起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。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。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有花落水流紅。閒愁萬種之句。都一時想起來。聚在一處。仔細忖度。不覺心痛神馳。眼中落淚。若黛玉者。真可謂千古傷心第一人。仍收到西廂作結。是一篇緊練文章。

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仗義俠 癡兒女遺帕惹相思

黛玉聽曲文之後。正在情思縈迴。纏綿固結之時。忽香菱走來。問答數語。卽手拉手回瀟湘館去。香菱卽英蓮。爲黛玉先聲。故於黛玉入園之初。緊接香菱。以見黛玉此後一啼一笑。處處皆應憐之境。願讀者勿譏之也。

寶玉回至房中。見鴛鴦坐在床沿上。視襲人的針線。見寶玉來了。說道。你往那裏去了。大老爺身上不好。老太太叫你往那邊請安去。還不快換衣服走

呢。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。寶玉見鴛鴦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。便把臉湊在脖子項上。聞那香氣。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。又挨上身去涎着臉。討嘴上胭脂吃。又扭股兒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鴛鴦便叫道。襲人你出來瞧瞧。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。還是這麼着。半日不言。此時始呼喚。蓋明知襲人取衣已畢。關鎖箱櫃。將次出來。撞見不雅。故呼而告之。以爲掩飾之地。聰明女郎。慣有此等心計。其實香漬胭脂。早於扭股糖時。欣然賞給矣。

襲人抱衣出來。向寶玉道。左勸也不好。右勸也不改。你再這麼着。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。仍以要回家去挾制之。所仗無非腰間物耳。可哂。

寶玉遇見賈璉。帶着賈芸。生得着實斯文清秀。却想不起是那一房的。叫什麼名字。經賈璉告知。乃笑道。是了是了。我怎麼就忘了。因問這會子什麼勾當。賈芸指着賈璉道。找二叔說句話。此時寶玉察看情形。已知八九。笑道。你

倒比先越發出跳了。倒像我的兒子。上句贊其貌。下句挑其心。而賈芸亦遂迎合趨奉。願認爲父。卑鄙已極。然則賈璉爲謀執事。有自來矣。想璉二爺自小廝出火之後。此道工夫。略有精進。

賈璉笑道。你聽見了。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。說着去了。寶玉笑道。明兒你聞了。只管來書房找我。我和你說一天話。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。直欲割璉二爺靴襠子。

鳳姐允派賈芸花木工程。賈璉自己轉告。賈芸何必又向鳳姐打幹。蓋知鳳姐處謀夫孔多。恐爲捷足先得。而況千勅萬令。不如荀公一命。賈璉之許。尙未足恃也。

卜世人是賈芸母舅。不肯些小通融。促二乃市井潑皮。竟肯慷慨資助。作者調侃世人之筆。並伏後文構怨之由。

賈芸去見鳳姐。鳳姐正眼也不瞧。諛諛數語。便笑逐顏開。收其香料。卽欲派以執事。然則諛諛面諛四字。有求於人者。又豈可少乎哉。

賈芸到綺散齋書房來見寶玉。不曾下來。却遇小紅出來。一見垂情。寶玉甫萌鍾愛賈芸之心。而後房妖冶。卽垂情於所鍾愛之人。弄童固不甚好弄也。襲人以珍珠改名。焙茗以茗烟改名。襲人謂能襲黛玉婚姻。以與寶釵。焙茗謂將背黛玉前盟。以易寶釵。襲人焙茗。皆寶玉肘腋服事之人。改名適以兆讖。此冥冥中示警於寶玉也。而寶玉不察。悠悠聽之。卒至襲者襲。背者背。其負疚於黛玉也。豈可贖哉。謂之丈人燈臺。誰曰不宜。

賈芸次日復往綺散齋來。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。干謁洵非易事。而况又有立馬殿者乎。

寶玉從北靜王府裏回來。適襲人等都不在側。只得自己拏碗倒茶。忽聽背

後有人說道。二爺仔細燙了手。等我來倒。寶玉唬了一跳。回頭細看那丫頭。却不認得。前次不認得蕙香。此番又認不得小紅。蕙香既是乖巧不過的丫頭。小紅更是十分俏麗甜淨。又有口才。具此美質。尙不能一邀青盼。可知天下英才埋沒不少。寶玉劇善憐香惜玉。其掌中猶多遺珠。可勝歎哉。

寶玉問小紅道。你既是我這房裏的。我怎麼不認得。小紅道。我從來又不遞茶遞水擎東西。眼前的事。一件也做不着。那裏認得呢。寶玉道。你爲什麼不做眼前的事呢。小紅道。這話我也難說。傷心欲訴。宮中事。鸚鵡前頭不敢言。寶玉解人。故不往下再問。

小紅正回芸兒的話。只見秋紋碧痕。唏唏哈哈。共提着一桶水來。小紅忙迎出去。二人見了。便都詫異。將水放下。忙進房看時。只有寶玉。便心中俱不自在。走到那邊房裏。找着小紅。交口啐罵。幾令無地自容。嗚呼。女無美惡。入宮

見妒。士無賢不肖。入朝見嫉。而況佚羣之士。出色之姿。能無側目於儕輩哉。小紅原派在怡紅院當差。並非寶玉侍女。因有幾分姿色。心想向上高攀。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。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。都是伶牙利爪的。那裏插得下手去。此阿房宮中所以有三十六年不得一見者噫。

小紅既有姿態。又具口才。又思向上高攀。洵非安靜女兒可比。然使寶玉早覩芳容。優加青眼。升之蘭室。儕於蕙班。則頂踞金鼈。目無凡馬。何有於賈芸。乃爲伶牙利爪所抑。不得近禁地。幸而得間。得覲君子之耿光。又來同儕之譏詈。於是心灰意阻。知此間無可藉手。喜彼處尙有知音。始見賈芸而垂情。繼且感之而入夢矣。夫士爲知己死。女爲悅己容。蔡邕受知於董卓。千載下猶或諒之。小紅固不足責也。可恨者。伶牙利爪之人耳。秋紋輩又不足責也。可恨者。專房擅寵之人耳。

小紅不見容於怡紅院中人。其可傷與黛玉略同。故姓林。又林。零也。謂爲怡紅院畸零之人也。

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魘靈玉蒙蔽遇雙真

小紅次早起來。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打掃房子。地面。提洗面水。這小紅也不梳洗。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。洗了手。腰中束一條汗巾。便來打掃房。屋。一腔春意。滿腹牢騷。不寫而寫。

寶玉昨日見了小紅。也就留心。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。一則怕襲人等多心。二則不知他是何性情。因而納悶。坐着出神。隔窗細看。雖有幾個擦脂抹粉的丫頭打掃院子。只見小紅。鞞了鞋。走出房門。東瞧西望。始見小紅隔花倚立。要迎上去。又不好意思。此非面嫩。恐襲人等見而羞辱也。然則伶牙利爪之人。不獨小紅畏之。寶玉先畏之矣。

蓮仙女史曰。小紅既思高攀。寶玉亦垂雅愛。相處肘腋之間。且不能一通情。可見遇合之難。會真記詞云。願天下有情人。都成了眷屬。此宏誓大願也。願安可得乎。

賈環因玉夫人命他抄寫金剛經。便拏腔作勢。一時又叫彩雲倒茶。一時又叫玉釧兒剪蠟花。又說金釧兒攬了亮。衆丫環素日厭惡賈環。都不理他。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。倒了茶與他。向他悄悄的。道。你安分些罷。何苦來討人厭。彩霞獨與賈環合得來。亦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賈環把眼一瞅。道。我也知道。你別哄我。如今你和寶玉好。不大理我。也看出來了。賈環一生。僅一嗜。癖之彩霞。可稱知己。而猶不知寶貴。輕相唐突。此之謂一范增而不能用。彩霞咬牙戟指。詈爲狗咬呂洞賓。不識好人。良然。

王夫人見寶玉從王子騰家回來。多吃了酒。叫他靜靜的躺一會子。偏又叫

彩霞替他拍着。不叫別人。單叫彩霞。合當有事。

寶玉和彩霞說笑。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。兩眼只向着賈環。寶玉道。好姐姐。你也理我一理兒。一面說。一面便去拉手。彩霞奪手不肯道。再鬧就曠了。寶玉也沒眼色。白眼之加。綠蠟之推。亦所自取也。

賈環原恨寶玉。今見他和彩霞說笑。心下越按不下氣來。沉思一計。將一盞油汪汪的蠟燭。故作失手。向寶玉臉上只一推。環小子些小年紀。便知設計害人。異日與芸蓂商賣巧姐。更何足怪。荀子曰。人性惡。桀紂性也。若環小子。得非性使然歟。

鳳姐三步兩步。上坑去。替寶玉收拾着。一面說老。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。我說你上不得臺盤。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。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。便將趙姨娘叫來責罵。鳳姐罵環小子可也。一定指出趙姨娘來。本屬刁嘴。

賈環彩霞必去學舌。怨上加怨。仇上加仇。禍幾不測。鳳姐兒亦有自取之道。彩霞比賈環爲狗。鳳姐又比爲雞。可與泥母豬比肩。

王夫人兒寶玉臉上起了一溜燎泡。又心疼。又怕賈母問時。難以回答。急得又把趙姨娘罵一頓。寶玉道。不妨事。明日老太太問。只說我自己燙的。何等含容。煞是難得。此時趙姨娘親耳所聞。不知感情。反加仇恨。何哉。

五馬六盜。故曰馬道婆。不曰盜而曰道。則盜亦有道也。

三姑六婆。理宜禁絕。賈家不獨尼姑往來。并准馬道婆各房出入。是何家教。賈母之罪也。馬道婆能作法使人斃。真是响馬大盜。罪不容誅。

鳳姐平日菲薄趙姨娘。趙姨娘怨之恨之。欲制其命。尙有可說。若寶玉於趙姨娘。既無凌轢之處。於環小子亦無粟布之譏。且被設計燙傷。方且承認掩飾手足之情。亦云厚矣。而趙姨娘輒思獨吞家產。并謀其命。真蛇虺爲心而

狗彘其行者矣。

賈環推蠟燭燙寶玉。趙姨娘買道婆殺寶玉。不知賈政是何刑于。而有此變。妾愛子也。

黛玉至怡紅院。見鳳姐在坐。說起所送茶葉甚好。鳳姐道我那裏還多着呢。我明日打發人送來。還有事求你。一同叫人送來。黛玉向寶釵李紈等笑道。你們聽聽。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。就使喚起人來了。鳳姐笑道。你既吃了我家的茶。怎麼還不給我家做媳婦兒。前是暗映。此是明點。

黛玉聽了鳳姐之言。羞得回過臉去。寶釵說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。黛玉道。什麼詼諧。不過是貧嘴賤舌。討人厭罷了。說着又啐了一口。鳳姐道。你替我家做媳婦。少些什麼。指着寶玉道。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。門第兒配不上。根基家私配不上。那一點兒玷辱了你。鳳姐此言。雖是嘲笑。却真有人在旁垂。

涎。從此金玉之謀。愈不能鬆勁矣。

李宮裁等。因王子騰夫人來了。都走了出去。寶玉留黛玉站一站。說句話。鳳姐便將黛玉往後一推。此時鳳姐纔以吃茶相戲。黛玉自未便留後。故用鳳姐手推。極不要緊之筆。亦不苟下。

寶玉拉了黛玉的手。只是笑。又不說話。此時魔尙未至。其所以笑而不言者。以鳳姐吃茶之說。明點暗透。莊語諧言。可釋隱憂。執手欣慰耳。迨呼顛痛。始是逢魔。須知。

寶玉逢魔。拏刀弄杖。尋死覓活。正鬧得天翻地覆。忽見鳳姐持刀砍入園來。叔嫂同時遇祟。此其故可索而得矣。

寶玉鳳姐。都搬到王夫人上房醫治。免得賈母等往來看視。省却多少贅筆。寶鳳次日。越發糊塗。賈母等祇圍着哭。賈赦還各處尋覓僧道。賈政阻道。兒

女之數。總由天命。非人力可強爲。二人之病。百般醫治不效。想是天意該如此。祇好由他去。嗚呼。曠達之說。可施於死後。不可施於生前。兒女病雖不治。一息尙存。總無坐視不救之理。而況爲堂上瀕愛者乎。賈政忍焉。不慈且不孝矣。或曰。此關乎品誼也。王戎喪兒萬子。山簡往候之。王悲不自勝。簡曰。孩提中物。何至於此。王曰。聖人忘情。最下不及情。情之所鍾。正在我輩。賈政於寶玉。可謂不及情。此亦最下之人品也。余曰。不然。易寶玉而爲買環。不若是忍矣。蓋爲嬖妾枕邊言中傷。有利其死之心矣。於何知之。於下文趙姨娘之言。同一聲吻知之。

寶玉至第四日。忽睜眼向賈母道。從今以後。我可不在你家了。快打發我走罷。賈母聽見這話。如同摘了心肝一般。趙姨娘在旁勸道。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。哥兒已是不中用了。不如把衣服穿好。讓他早些回去。免他受些苦。

趙姨娘自顧何物。其敢越次而爲是言。蓋以符合賈政阻賈赦之言也。且非此一勸。不足以形容賈母之怒。卽不足以形容賈母之痛。與下文人回棺木做齊。同一襯筆。

賈母不等趙姨娘說完。便照臉啐了一口。罵道。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。怎麼見得不中用了。你願意他死了。有什麼好處。你別做夢。他死了。我只合你們要命。此是泛罵。語意尙輕。又道。都是你們素日刁唆着。逼着他念書寫字。把膽子唬破了。見了他老子。就像個避貓鼠一樣。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刁唆的。這會子逼死了他。你們就遂了心了。我饒了那一個。此則由趙姨娘而罵賈政。極有筋兩。蓋人於拂逆事來。不於本事推求其故。輒從旁面先致怨。尤此人情也。寶玉之病。賈母歸咎於賈政之嚴厲。趙姨娘之刁唆。語雖無理。却中人情。

賈政在旁聽見賈母這些話。心裏越發着急。忙喝退了趙姨娘。委宛勸解了一番。賈政此時應知賈母與寶玉有相依爲命之勢。苟有孝心。便當舒其憎惡。加以愛惜。上悅蒼慈。而況父子之間。固不宜視若仇讎耶。

人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。賈母聞之。如刀刺心。益發哭着大罵。問是誰做的棺材。快把做棺材的人拏來打死。做棺材之人。定是曠達之人。

寶玉鳳姐垂危。賈母悲痛如此。設或不治。必有性命之憂。是趙姨娘殺寶玉鳳姐。而又殺賈母矣。罪孽深重。義與廟絕。故探春不以爲母。作者無貶詞。讀者亦不苛責。

和尚道士來救寶玉。而鳳姐亦賴以生。

賈政問僧道。兩人中邪。何方可治。道人道。你家現有希世之寶。可治此病。家有希世之寶。而不知以其無用耳。而豈知不善陶鎔耶。

賈政道。小兒生時。雖帶了一塊玉來。上面刻着能除邪祟。然亦未見靈效。那僧道。那寶玉原是靈的。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。故此不靈了。或曰。聲色有之。貨利則未也。二字宜衍。余曰。聲色。咎在寶玉。貨利。咎在衆人。四字並提。所以爲寶玉分咎也。不然。賈政聞之。益將以迷聲色。故深惡而痛絕之矣。然則二字何可衍耶。

和尚拏玉歎道。青埂峯下。別來十三載矣。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。天不拘兮。地不羈。心頭無喜亦無悲。只因煅煉通靈後。便向人間惹是非。夫人伏處草茅。不求聞達。閒雲野鶴。無是無非。一自學成通籍。不能不與世爲緣。卽不能與世無忤。醒世之言。不專爲寶玉說法也。

那僧又道。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。粉漬脂痕。污寶光。房櫳日夜。困鴛鴦。明是指襲人。然則玉之污光。其爲襲人所迷無疑。襲人之罪大矣。又道。沉酣一夢。

終須醒。冤債償清好散場。醒字對迷字而言。既曰冤債。則亦有夙緣可知。想襲人前世。必是一株腐草。受神瑛尿溺之恩。故脫生之世。日夜狐媚以報之。嗣神瑛日以甘露灌溉絳珠。無暇旁顧腐草。恩義不終。故狐媚數年。旋即曳尾而去。並恨黛玉奪其愛。故襲黛玉婚姻。以與寶釵。此皆冤債也。文雖不傳。其理可索而得。

蓮仙女史曰。後寶玉祭芙蓉。女兒文有曰。賚菴妒其臭。茝蘭竟被芟鋤。明明謂襲人爲賚菴。先生腐草之說。非臆度也。

和尚將通靈玉持誦後。囑懸臥室。寶玉鳳姐。果然一日好一日。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。通靈寶玉能除邪祟。已有明徵。毫無用處之金鎖。其能匹敵否乎。

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。黛玉先念了一聲佛。寶釵笑而不言。惜春道。寶姐

姐笑什麼。寶釵道：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。又要度化衆生，又要保佑人家病痛。叫他速好，又要管人家婚姻，要他成就。你說忙不忙？好笑不好笑？嘴頭尖刻已極。寶玉鳳姐病在垂危，賈母悲痛欲絕，兩府中人無不顰眉蹙額，暗求佛祐。一旦於萬無生理之中，得神仙指點，弗藥而瘳，卽屬隣居，亦且眉飛色舞。而況至戚相關，情同手足，如黛玉乎？失聲念佛，亦人情天理之中。寶釵乃遽以婚姻之語，當衆人譏笑之，抑何尖刻乃爾！然黛玉與寶玉有婚姻之訂，則可於言外得之。否則無因之語，敢如此輕薄乎？至所云成就，謂婚姻雖訂，六禮未成，知黛玉隱慮切，盼故爲是譏刺也。

登錄號
00615